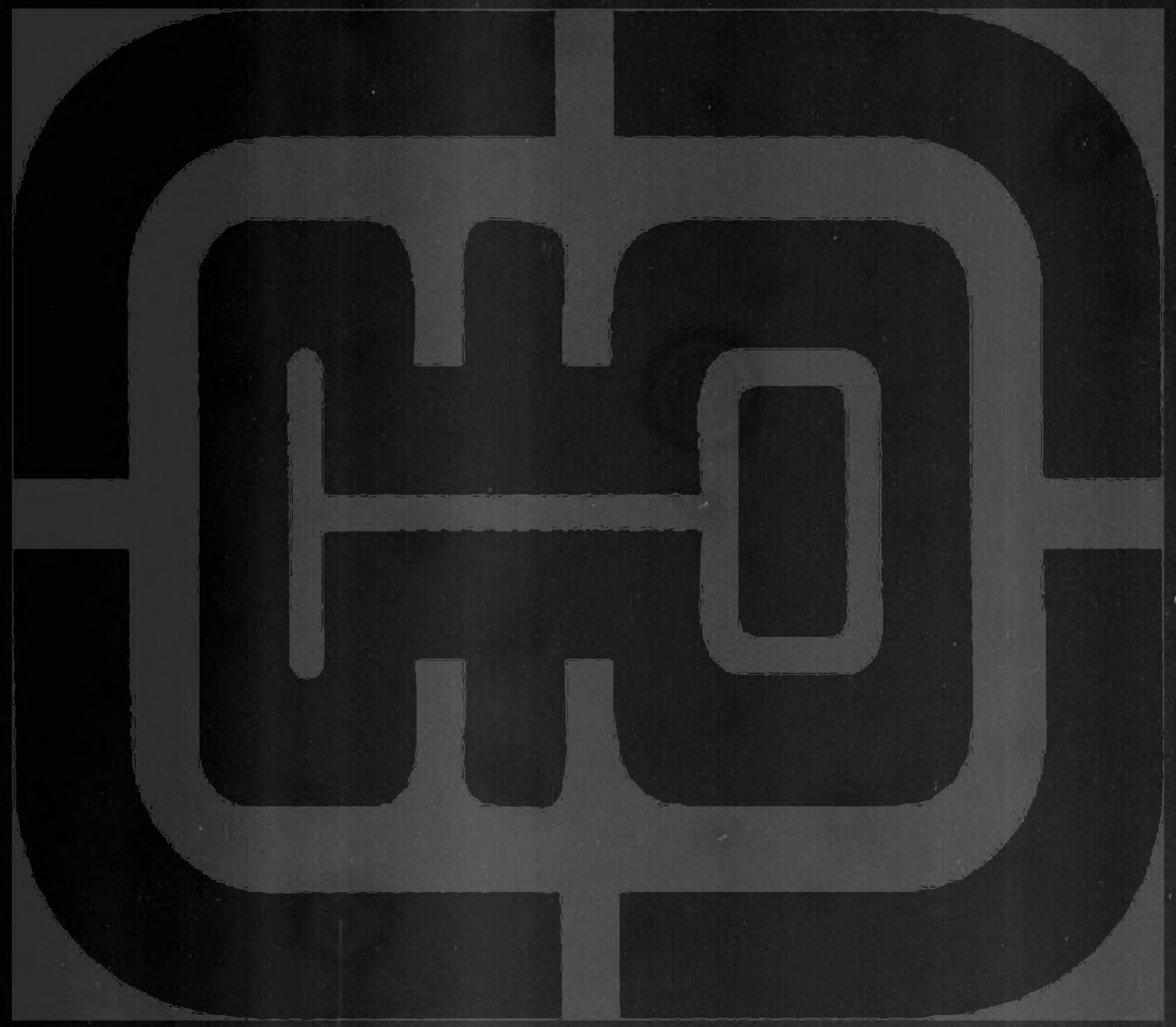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卷

○公孫丑章句上

使天地重一混沌之後恐依舊又有佛老之學便亦有管商之學只是躰用之非天地正氣則傳在堯舜之精一執中矣

仁不合於義墨氏之仁也義不合於仁楊氏之義也禮義有不合於仁義者皆非其正也

孟子曰我知言告子曰不得於言此乃易大傳係辭焉以盡其言之言也合天下言者也言字就粘帶事物故曰知言者盡心

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理者事物之理也惟於理有所不達故其言有所不究知也

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由此而往則爲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夫子當路於齊

當路居要地也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入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要地之一本無

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有在於彼者故曰當路也

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以竈之當時用事喻權臣之操政柄而能爲人之休戚者也此正當路之意○要地者謂必由之路

當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故當作自許說問孟子敢自許否

一說下文願字與此相應謂從他人望之之辭○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吁公孫丑之待孟子如此則當時之知孟子者信寡矣○以今之通德一時而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之高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利

之學者君非此不以求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全不見數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相儆授付羈者無非是功利獨有孟子一人汲汲焉皇皇焉力以堯舜之道孔子之教爲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戰國之時功利之習深入於人心不但申商孫吳儀秦之屬爭道而馳君無聖賢而天下之士亦皆歆艷其所爲若以爲功業之極致然者且如孟子之德之才宜不下於伊傅周召而公孫丑乃疑其不敢當管仲則孟子之賢益可知而其道之難行亦可見矣

如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公孫丑此問亦當得如此答他君不知故人邪○閻百詩曰此問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孟子之不屑爲管晏也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不復知有聖賢之事○聖賢之事謂正心脩德而致王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解王者○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當晏之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掀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吾先子之所畏也

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爲之才若達却爲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意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譆辭也然曾子惟

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爲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此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意服人邪其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以用心於內處不相合耳所敬畏者在此則其所不足者固當在彼

功烈如彼其卑也

烈猶光指功業之著見者言也謂古之聖賢間有功烈不至於大就者則以不得君之專任或在位之不久耳今管仲云云此其所以不足多○夫子大管仲之功而曾西乃卑管仲之功烈何也大管仲之功者據其所就之事業言也卑管仲之功烈者本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所就亦終不得與於王者之徒也二者固各有所指曾西之卑其功烈即夫子之小其器也夫子之大其功是恐人盡遺其長故特揭而張之惡而知其美之意也若有問孔子曰吾子與管仲孰賢則夫子亦斷不曰微管仲云云矣○功烈其實是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楊氏曰孟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一條下云辟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規矩作爲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亦太鑿矣○又謂集註增益楊

氏數字云云不知字雖益意未嘗益也只是要楊氏說一發明白耳輔饒二先生說太遠楊氏之說只取範我馳驅及詭遇字初不及舍矢如破一句何乃拘射御之爲兩人邪又詩所謂詭遇者爲遇禽耳豈謂遇射者耶

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之言則也乃也謂之言者盖曾之一字即言也此與七言五言之言同謂曾之所以爲曾者則也如學之爲言效也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大意皆同但曾之言則也去了爲字又與解學德政微不同盖學德政俱實字效正得則皆虛字若曾與則則皆虛矣況曾字與則未必全同曾字或作則字用則字雖把曾字替故又須着箇之言二字而不曰曾則也謂何乃比予於是也○上云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下云爾何曾比予於是是承得君專任政久而功烈卑言也謂爾何乃比我於此等之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邪

而子謂我願之乎

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一從孟子說故許爲自許一從尹說故願爲相願○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識優於公孫丑若公孫丑必不以子路爲優於管仲

管仲以其君霸云云

夫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

時異作齊

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歛之言而興發或用屨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爲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爲獨顯也蓋自所謂彼善於此者欤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以齊王猶反手也

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能致其君也一說只言以齊之時勢而王猶反手非也如此則只是說時勢之所致而非說孟子之所致也便如何答得管仲晏子猶不足爲之問與不爲管仲之意其下文雖只說齊之時勢易德行速而不及孟子致君之事然行仁政以解倒懸非孟子佐之而誰克舉此故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亦可見於言外矣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言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

且以文王之德

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

百年而後崩

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

省異作古

然後大行

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行小異○且武王只是克商以有天下如何亦說大行曰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無遠弗屆非前日青兗及冀又非有周政化所及之日比也○集註於周公必曰教化大行者承制禮作樂言也孟子只言大行省文也朱註却要分明與後人觀○在武王爲政化大行在周公爲教化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

一說承上齊王反手言齊王之易若此也一說謂似無難然者據下文今時則易然則當從無難然之說不必拘拘於猶反手

之說

文王何可當也○當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註云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至異於紂之猶有善政可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

是以難也

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無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一說文王之德自不足當但其時勢難爲就帶下云一說文王時勢何可當齊然以理五問云則文

王不足法欤孟子亦須應他云何可謂文王不足法方是遽謂
文王何可當齊亦似非問答之正
問周自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猶方百里
起也邪曰是時太王王季雖盛商運雖衰微然王制猶未改故
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無已而併吞鄰國以
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者只是國勢內實而有可畏不易敵之
勢耳文王由方百里起之言固自無可疑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遷
太甲於桐處仁遷義既復辟而保惠庶民不敢侮于鰥寡號爲
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脩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太戊三
世至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又
以河決之害遷于亳有盤庚三篇在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
庚二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雊伐鬼方商中興焉又八世而爲
紂凡一百單八年云
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俗者厚惠澤之固結民
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盖商自盤庚之後小辛小乙二王繼立商道又衰諸侯多不來
朝矣天下多非其有矣而武丁能用人脩政於是諸侯無敢不
來庭者商道遂赫然中興故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言其中興之盛也惟有鬼方負遠不服於是有三年之師亦

可想見其中興之盛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故家舊臣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

微子　微仲　微子名啓故知微仲又是一人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作五箇人看

故久而後失之也○失之於武王時言不在文王手頭失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云云待時

正韻鎡基注鎡錤鉏之別名孟子雖有鎡基二支韻○錤注錤鉏也孟子作鎡基月令注作錤樊噲贊作茲基三微韻○基注堊也業也止也始也設也本也○以此觀之孟子之基字蓋從簡也○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蓋以待時譬乘勢也此待時與下文時之易又不同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然說智慧乘勢然後以鎡基待時譬之猶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以下句明上句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盛字重看言其盛時王畿猶不過於千里則齊之千里之地所以爲廣也夏后殷周之時普天皆王土率土皆王臣之日也

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人之所居必有鷄犬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間斷處也不既庶矣哉

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甚事易謂齊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以比民心之易得或者只以地辟民聚爲勢易而以行仁政而王爲勢易之外句誤矣

地不改辟矣

言地已闢而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圖之辭如改卜改筮改日之類○一說地闢於齊矣不改辟也民聚於齊矣不改聚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言以此之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條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相對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以況憔悴之民易爲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倒懸也皆是喻○或指說民之飢渴易爲飲食者非也憔悴之民豈必皆渴而人君當用水漿以飲之也邪

問勢易時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郵云者置驛也郵馹也即今之舖亭但漢五里一置古今里步長短之數不同耳又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大抵置長

而郵短故置用馬遞而郵用步遞也即今官文書常者逐鋪遞急者驛馬遞○漢五里一置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苗霸傳郵亭大抵置長郵短以馬遞步遞惟見郵亭蓋即今之遞鋪也亦有亭

孔子此言未必就時勢之易說然孟子引意則疑主此蓋爲其級在時易勢易之末也且於勢易則曰地辟民聚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於時易則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非即是德行速意乎於下條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云云或以德行速對上文勢易時易作三段平看非也只是

孔子此言以申上意耳故本文只曰今時則易然也又曰惟此時爲然而集註曰由時易而德行速也德行速只附在時勢易上來

上觀集註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不着他語明其止是引證上意無他意也○本文曰惟此時爲然而註曰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分明以德行速附於時勢易而本文惟此時爲然實已該德行速在內矣況通章主意在今時時則易然也上說德行速一條獨可自爲德之易而與時勢之易昌立乎此固當隨章取義無疑擇不處仁焉得智孔子元主擇居而孟子乃用爲擇術說尚可此又何必依孔子原旨○一說孔子此言不必在時勢易上來蓋德之感人自是速也蓋其感應之妙機有捷於置郵者誠然如此如滕文公仁政一行遂有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者雖無時勢一何捷也今孟子引此亦未必定拘在時勢易上來蓋時勢易內自有仁政感人之意思在了此又引孔子之言明

德行亦本自速也或曰其有爲而言亦不可知○德之流行一條不必言時勢既易則德行自速蓋自爲一條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然其實有據見成時勢道雖無德化意不曾無德化對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而下文方總之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至此所謂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各自爲一時勢易而德行速意君上文行仁政而王者猶是輕帶說○若以德之流行就帶上文時勢易說則下文所云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各自爲一項說而下方總云云○德行雖不過於置郵之傳速而乃以爲更速何也曰此亦甚言其速耳如云捷於影響豈真有捷過影響之理○時兼時勢時勢易則德行之速說在內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云云

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速意也此處方帶連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意重在德行速耳○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者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又曰晏嬰晏公政在陳氏晏未當齊政也又曰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言管歟此說皆非也前面孟子只說管仲者以或問曾西只及管仲云云故只承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初非以晏子之

事功不及管且未嘗當齊政又以其人稍正而無可譏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一章當分五節看東陽許氏之說○一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大槩言孟子能不動心未詳其所以不動心處只畧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者且從養氣一邊說○一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乃詳孟子之心所以不動處兼知言養氣二者言也○一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則皆是願學孔子之意以言外味之又見得孟子雖不敢自以爲聖然知言養氣學已到聖處蓋已[illegible]繼孔子之意矣○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未有盛於孔子也則皆盛言孔子之聖卓冠於百王以見孟子之所以願學者也一說第五節只可與第四節合一○必有事焉一條朱子註曰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涉獵得見便了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此指得位行道○謂居卿相之位而期王霸之業任大責重如此無不動心否蓋丑見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而未能遽信也故有此問○任大責重亦有分別如爲泉州府知府則此一府之事皆其職任也若府事之治不治民之安不安則皆其責也○公孫丑以管仲晏子期孟子既爲孟子所斥於此又渾舉伯王爲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而丑之識見如此七篇之書

仁義道德之徵昔夫非其所能述也○春秋戰國時人道着霸
字口津津的公孫丑曰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至項羽又自稱爲
西楚霸王不知此字在孔門以爲至不好事在三王時則又以
爲罪人也

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毓氏曰要之不疑惑然後能
不恐懼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
以無所疑惑居先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條註先云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後云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是論心之所以不
動也

四十強仕○禮記曲禮上大全第九板曰人生十歲曰幼學二
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
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於子也八十九十曰耄七
十年曰悼耄雖有罪而不加刑百年曰期頤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理在事物爲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
於已爲德故曰立屬無所懼

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雲峯云孔子四十而不惑
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不動心
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也此說似是而非
蓋孔子不惑亦無道明德立非專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
可如此强分別蓋認不惑字不真故也

若是則夫子過子貢遠矣謂其勇於擔當也
蓋借之以替孟子不動心之難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

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爲孟賁類也故曰借而丑亦自言過孟賁遠矣若全以爲一類亦不得爲過之遠

○此亦即是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意思

孟賁勇士齊人力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告子先我不動心者襲而取之也然又全無義以襲之○告子名不害不知何所出如孟施舍北宮黝亦皆不知其出處故曰黝盖刺客之流舍盖力戰之士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無嚴諸侯謂無可畏憚之諸侯非謂無足畏憚之諸侯也只是說天下諸侯不見有可畏者甚言其勇而已若說惟無足畏憚之諸侯惡聲至乃敢反之非孟子立言之本意也要之此等人若遇眞主亦自當垂首喪氣安能得無畏憚不見李密之見秦王世民乎況以道德爲威者哉盖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道如北宮黝孟施舍雖能以血氣强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爲主張定力則豈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陵人人亦得以氣勝我我以力加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惟道義之重自能使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

○或曰藺相如毛遂眞是如此曰彼皆有氣兼有義其曰五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亦皆是恐之之辭且皆出此一時不得已之計以救其國於綴旒之際所慮者大也非特以區區小忿故而直取萬乘以取快者故欲刺萬乘者惟相如毛遂乃能成事

如黝輩誠恐臨時手顫股栗也
無嚴諸侯自爲一句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惡聲至必反之此句不可連屬無嚴諸侯讀若以屬下郤是言
其怯非後其勇也
視不勝猶勝也
言我雖戰不勝自視猶勝也何也彼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便已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則雖勝而未免於懼猶不勝矣舍
豈能爲必勝哉但舍不懼耳其與北宮黝俱是不畏死而已皆
有勇無謀之士○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子行三軍之道
也而舍以爲是畏三軍何哉孟子取其守約固亦彼善於此之
意要之其勇皆無足論也○量敵而後進或進而攻之或進而
却之不專進戰也慮勝而後會則專指戰焉
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亦歸於必勝孟子立言之法由粗
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此言
在本文之外○究竟能無懼而已矣
漸入精耳○舍黝二節皆以明不動心之有道所謂心有主者
也但精粗得失不同耳告子亦是有主者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黝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己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
所務亦在外曾子反求諸己所務亦在內也故論其大勇氣象
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
氣象如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如子夏之

篤信聖人此說尤最好取必二字妙○黝務敵人只是必勝舍專守己只是無懼○子夏篤信聖人者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爲必可行輒以聖人爲法所謂志於其上之意此所以有類於黝務敵人程子學必以聖人爲師者正此意○或曰上既云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黝矣乃又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何與曰舍似曾子黝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爲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要之北宮黝亦有所守均是心有主也心有主便亦是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之約也故註云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黝舍之勇皆是客氣但黝之客氣較浮仔細看來正是無能爲而爲知用勇者之所擒也觀之關羽高曹敖可見○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漸次說入裏來所謂言有序者○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己二字亦輕看大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人樂樂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便見得子襄所好亦是小勇故曾子云云○子襄曾子弟子也竟不知何姓亦以其言知之○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恃吾理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爲衆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要以起下段之自反而縮者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爲主爲褐寬博者所惴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

吾不惴焉猶云吾欲不怕他不可也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吾不惴焉焉猶乎也大註惴恐懼也今人或謂是恐嚇他非也○惴恐惧之也往往而敵之也二之字同○褐為賤服猶可寬大之衣如何為賤者之服蓋以其貼身衣少又不以時澣濯整摺自然虛軟而寬博也○褐寬博是兩般不是褐衣寬大也以註有之衣二字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視黝則舍為守約以曾子視舍則曾子為守約故皆謂之守約○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惧而已矣此言亦有舍蓄氣象此二句頗可取○孟施舍之守氣猶告子之強制其心云要之善守氣者須如孟子所云無暴其氣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蓋謂孟子之不動心在集義以養浩然之氣而孔子此言正以直養氣之說也是孟子得之於曾子曾子得之於孔子者也故曰其原蓋出於此然孟子之不動心實兼知言養氣而養氣中許多節目皆未及也故又曰下文詳之此詳字與下文又詳告之以其故者同饒氏之說少異○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承上句反身循理說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而問也丑

問意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此問是問孟子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處正承不動心有道乎曰有而云也如黝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惧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下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不動心其道在知言養氣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要皆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言所病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也而乃勿求諸氣氣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於言有所不達言是已之言也言之所以不達其病本出於心今乃不求其理於心蓋以若求其理於心則心為之撓亂矣告子只要制得心定以論性數章觀之可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某句書不曉則置之念慮之外左右不去求曉心便不動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失禮尊長心有不安也理當去補禮伏罪我左右任伊失了此亦得心不動此豈理也哉稍知理者終不安矣○不得於心而不求助於氣者如何曰如一事之失心所不安也則力制其心既往不咎不必復用力追改前事之失也彼以為若復用力以追改前失則心為之動矣只是勁把心制住豈是自然能不動論理則正當改却前失然後心始得安告子只是悍然不顧耳○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問以下四行一本不載

心勿求於氣註此其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有必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邪如北宮黝孟施舍各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主非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微矣孟子豈不知哉對公孫氏子云云耳○不得於心亦須求於氣者如手容亦要恭足容亦要重視亦要明聽亦要聰要之心與氣未始不相通也故告子之言只得為僅可終未得為是也

○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模樣曰如適有客來訪我却不禮待他此是心不安處則當追而謝之可也彼則力制其心以為既往不咎不復追謝而盡禮以贖前過可也盖凡視聽言動皆屬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學者於心中理有不明是不得於心也則當覽觀乎經史質問於師友以求其明此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事便是求助於氣處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直恐動其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又恐氣反動其心也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如此不動心是誠亦不難○告子不得於言本是心之失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本是氣之失也而乃勿求於氣此告子之執拗自用所以為不智甚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全不知學問工夫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所以不可者誠以言之病不病正出

於心也然則其勿求於心之不可也斷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者蓋心爲氣主本非氣所能助今心既違理而不安矣求助於氣何益此所以爲急於本而緩其末其實亦不是能急於本但以所緩者末爲急於本耳然學問之道苟心不安亦可求助於氣本末亦不可相無但要從根本上正起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謂之僅可則有不可在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爲急於本而緩其末曰心者氣之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爲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爲重也此只就力制其心上說但急於本若正論急於本則須是持其志方是此特據告子所病而取其彼善於此者云耳○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愚始以不得於言之言爲告子自己之言後以知言一節集註云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於心則又以爲他人之言爲疑今觀雲峯胡氏註云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以此證之則告子不得於言爲己之言益信而與孟子知言者相反亦自不相妨矣理雖一而界限却要分明且知言節註云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益見其爲自己之言無疑矣

夫志氣之帥也

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等皆一氣之寓也一惟心所役運

非志爲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其爲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其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云云○氣體之充則凡目之視耳之聽皆氣之所在體之所充也○氣體之充氣貫乎一身之間而主於一心上既曰志氣之帥則氣非志之卒徒而何所以朱子直出卒徒字亦本呂氏克己銘○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易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志氣之帥也輔氏曰不言心而言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

夫志至焉氣次焉

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人只是理氣心體四者而已理在心氣在體○天下只是理與氣人身只是心與體○致養其氣潛室陳氏曰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爲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爲能致養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可見要致養不是易事

毋暴其氣

愚謂氣固氣也毋暴其氣則亦有志在焉下文善養浩然之氣自有持志在故雲峯云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以持志○此無暴字兼直養而無害

○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之說以見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可只力制其心而不求助於氣也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然此處雖不多斥破他至下文詳知言處自是不破之破矣

○註○急於本心而緩其末氣○失於外言而遂遺於內心○內心外氣本心末氣交相培養○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惟內同而外不同失於外之外指言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其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但孟子之不動心一脚只是即告子之言而斷之因以見其大略耳故丑復有下條之問○或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兩句當以屬告子之不動心非也此兩句正與下句志至氣次持志毋暴其氣相照對是一叫一應文字還都是即告子之言而斷之者○大註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固守其心而不動者必其不動者也造意安排等候者也

○持志養氣正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乃只曰不動心之大略何也蓋其所以不動心還有兩端一端是知言今此所云只是養氣一端故下條註云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詳略相對況此亦但云云而已矣至於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許多曲折俱未之及又非只

是大略而何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此處孟子未嘗正言己之心所以不動處只是即告子之言而以己意詳斷之然亦可以槩見其所以異於告子者矣至丑問夫子惡乎長然後正告之曰云云是詳告之以其故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何也

孟子言氣次焉次者即次之謂也此處即字不必提依丑之問意則是認次字爲後字義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義理之微須至繭絲牛毛處

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暴彼告子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抑何其不知義邪○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兼善惡說不可專就惡邊說志向於善則氣亦從而善亦見得志當養氣放此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蹶固是忽然喫一跌趨走則是着意者如何以爲氣動志曰趨走雖着意然亦非預擬之者故或問朱子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朱子曰是

○氣一則動志人多要主不好者言盖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爲證是未然也孟子舉其易見者以曉公孫丑云耳且如聖人之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只是從不好邊說然要之己所欲者則以施於人亦此理也又如下文知言只說詖辭知

其所敬等都是自不好者一邊說然言之病者既知其所以然則言之不病者亦知其所以然必矣豈可謂恕只是推不好者於人知言只是知那不好者之言哉近時學者讀書論理有此等執泥不可不說破氣之所在不善則心便爲之寧靜此亦可見氣見氣之不可暴也志一動氣亦然○人之趨走則氣喘而心懷爲之拍拍不寧靜矣但要交動其心意出便是或說趨向是自高臨下如下峻坂而自趨者未必是否尚須闕疑○按此說蹶趨便是暴其氣故朱子曰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矩和步中采齊皆是要毋暴其氣

○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以持志爲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言云云豈可以勿求於氣哉下節志一則動氣一則動志亦重在氣一邊○雲峯註行中和鸞步中采齊皆是要不然行與步何別周禮夏官大馭云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行謂大寢至門外行欲緩故歌肆夏以爲節趨謂路門至應門趨欲速故歌采齊以爲節肆夏采齊皆詩名也右二詩皆無鸞和二者皆車鑾五御之目有鳴和鸞蓋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所以說致養其氣自蹶趨而言則當是謹愼乎履之間不使至於蹶趨是爲不暴其氣也所以趨走要實說是趨走不是卒然值峻坂

而下者盖不咎其動心而咎其蹶趨不咎其蹶趨而咎其自暴其氣以至於蹶趨此說自與朱子諸說合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豈無謂哉○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若持志工夫到則亦不至有蹶躓及妄奔趨○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然則不得於心亦安得遂勿求於氣邪正所以破告子之非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上文孟子總是言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强制我則異於是於是丑問孟子不動心不待强制而自然不動者是果何所長而能然孟子乃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盖惟知言則於天下之理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不待强制其心而自然能不動者也公孫丑但問不動心有道乎便意是有術以制之矣不知孟子之術獨異於衆人有出於丑意料所不及者○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如孟子則自無蹶趨之失以反動其心矣此公孫丑所以問烏乎長也○上文所說已見孟子不動心之大略然孟子只是即告子所以不動心者而論斷其得失而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亦因之可以見其大略矣其實孟子未嘗正告以我之所以不動心處如何然公孫丑因孟子之言便知得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故復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如此而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能然者能不動心也非謂其所以異也觀其曰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其故即

所謂所長也然則所謂能然者非指不動心而何
○上文誦告子之言而以己意斷之但見其不合而有異耳未見其所以異處何在此則明說出他知言養氣則其所以異者正在是矣蓋慮孟子之知言便見得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慮孟子之養氣便見得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爲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孟子之學一出於孔門也○知言則彼不能惑於我養氣則我無所懼於彼○或曰是非以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也善養者亦順而不害之謂耳非謂必善養然後浩然也

○養氣者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事皆合義自反常直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者也或失養或助養皆非善養也

○氣所謂躰之充者然則謂氣躰之充也爲浩然之氣可乎曰且未可也何也彼只承告子勿求於氣之氣說來未正名其爲浩然之氣也況此於浩然之氣亦析而釋之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躰之充者蓋恐人以浩然之氣爲非躰之充之氣故如此解耳其實躰之充之氣本自浩然也

○我知言此是盡心知性時事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以養成之時言即存心養性所成就

也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孟子知言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宜然無覺而已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既曰又詳告之以其故則前之持志養氣固亦其故之一端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集註則以爲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語語録則以爲乃是丑善問如大學正心誠意只合教在致知在格物一句愚竊謂公孫丑意只是以知言爲稍易而浩然之氣獨爲難曉故先問浩然之氣而後及知言也耶○語録一説似不如集註善問之説恐丑未到此觀其慕管晏而稱孟賁可見

○浩然之氣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其爲氣也云

云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輔氏云盛大謂氣之本躰流行謂氣之本用愚亦謂盛大蓋所謂至大之意流行蓋所謂至剛之意輔氏於至大至剛下註亦云○問他書不説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躰胖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又曰才説浩然便自有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

○此一句愚竊疑焉恐是説富貴貧賤威武之類皆低若説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上來所謂浩然而盛大流行者豈有加於此此固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

死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之也如何乃猶以爲低而不足以語此耶大抵是記録者之誤無疑明道之詩亦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則亦以爲人道之極致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無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此言最有味盖雖難識而實要識得也然非行無歉於心之時則亦會不得此氣象也無歉於心與不慊於心不同無歉於心則慊於心矣不慊於心則歉於心矣

曰難言也

非終不言也言不得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様子氣之躰段也直養無害輕說下塞乎天地之間則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躰段耳故云本躰不虧而充塞無間○至大初無限量盛大也至剛不可屈撓流行也其躰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爲舉躰以該用者非也躰段猶云形像模様耳非躰用之躰

○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脗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何大如之

○銖視軒冕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賁育遇

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遇之無所用其勢儀秦遇之無所用其辯
良平遇之而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間天德自強而不息
何剛如之○至大至剛只是說無事做不得但理所當盡者皆
能爲之此便是塞乎天地之間○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
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盖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
付他了○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
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

以直養而無害

本文曰以直養而註曰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言曰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程傳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
皆是先儒剖析精微處盖養氣工夫只在直上不在養上故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此所謂善養之以復其初者也○其爲氣也至大
天地之間此段本論氣之本體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
不可見矣故併言之

○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
復初以然者矣浩然字本都該了因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
爲之將其體段如此○此處不可說效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
效○則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道理○浩然之氣是以
養成者言養成云者非養不成也故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至大至

剛與塞于天地之間雖只是一理其實君曰其爲氣也塞乎天地之間以直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便說不順盖初間至大至剛是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然必直養而無害方能塞乎天地之間其實有作爲發揮了但此節本意只是要塞乎天地之間意思出以顯明浩然氣象耳非全不着人說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之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即所謂天理之自然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也即所謂人心之裁制○又曰道是舉統體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此即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此乃大本大原處即是舉統體而言所謂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故後面只說集義○以人心對天理說自人心之裁制曰義自天理之自然曰道猶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天人一也因是天理之自然故人心之裁制無不然者○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天理之自然○兼道與義而言猶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易又云道義之門下文自所集而言只應說義

○道者天理之自然猶云在物爲理也義者人心之裁制猶云處物爲義也

合而有助之意○雲峯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衮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之意皆誤認延平之旨矣盖延平所

道者二行一本不載

謂襯貼者實無合而有助二意但凡物之襯貼者皆必是有合然後相襯貼若方底而員蓋其能相襯貼乎又所謂一袠出來者延平恐人謂氣與道義相配爲是兩物相輔貼故曰一袠出來以見理氣之相依耳亦非以強合言也○一袠出來渾合而無間也○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之後方能配義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配○配義與道正是說他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正是說他善養浩然之氣處蓋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理無所懼也然其實不是今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

○亦有理而氣不足以配之者今有兄弟兩人同是一項事同爲人所謂其一氣弱者只是此理而發不透徹只伸說得三五分其一有氣者亦只是此理發便十分透徹自是能動人之聽則氣之合乎道義而有助亦可見其大意矣

無是餒也

謂無此氣則道義莫爲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餒也○無是餒也謂氣是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者也若無此氣則無以充其體而餒矣餒則道義無所配而不免於疑懼矣安能不動心此說較明

○餒字對充字無是謂無此氣也餒體不充也是者指謂有道義而無氣氣不足爲理之輔也故理亦薾索而不行衰落而不

振也所以大註云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字貼在餒字下○氣體之充也無此氣則無以充其體而道義莫爲之配矣

○註云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下一雖字者言氣雖爲道所資其初則又是資道義以生單言義則道在其中已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則知氣自氣道義自道義氣只是體之充者但本自浩然無向不濟故謂之浩然之氣耳不可不分曉朱子所謂義理附于其中者只是無私欲以拗折之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之功用也無是餒也特又言以明之耳非並舉之詞也○氣既浩然了又能配義與道使其行勇決而無疑懼此猶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樂則生矣至手舞足蹈皆樂之深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以有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正所謂養成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同一義也謂之集義則是事事皆合義謂之義襲則見只是一二事合義而已蓋養氣者只要在義上做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力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正以此○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充養而有得矣○養氣別無法只是日日時時集義而已○集義可爲也浩然不可爲也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又曰生是自裏面生去取是自外面取來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義外之意○非義襲而取之謂非可以義襲取之也欲以義而襲取之則其義有未集矣故註云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盖謂之襲便是不自然○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雲峯曰集義只是以直養義襲而取即是有所作爲以害之然則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正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盖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戾盖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二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

○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云云此始字正對上條註養成此氣之成字盖氣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而氣之養成也則理又資氣以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兩句相發明盖只行一事偶合於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多矣行有不合於義而歉於心則餒如何可以義襲而取之哉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味此數句看他是下許

多無量底工夫方道得此數句來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信哉○集義而浩然亦由忠恕而一貫也集義是脩爲浩然是得效○自集義而浩然正由格物以至於知至也○依朱子前註則謂道是義之統體乃其所以然者故下文只說集義爲正○據理而言則有義有道據盡此理而言則只是集義告子未常知義○或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盖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無有箇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無所愧怍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集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不管意亦自管到○集義只是直養無害直養無害即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集義所生者慊於心而發於氣也義襲而取者有不慊於心者也此皆可見義之在內故下文云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如何見得義之在內盖心之慊否一係於心之得失此見義之屬於心處而告子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求慊於心而是浩然之氣無自生矣

○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既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則亦安能不動心哉則是始者所謂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亦是口頭之辭聊答公孫丑孟賁之言耳非固許其不動心也○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外義故不能集義何也以其不知其爲吾性所固有而不復以爲事也○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蓋不得於言言中自有義也註云不求其理於心義即理也其理即言中之義也○朱子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如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脉相連邪蓋仁義禮智者是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信單言者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

有事勿正不是兩意故註曰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集義者今日行義明日行義行之又行行而不已此所謂集也若有預期之心則非集矣只看大註但當以集義爲事字面亦見得所以下文亦只以不耘譬忘者揠苗譬助長者

○言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久之當自然有效設或久之不見效則恐是集義之功猶有所未至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益集其義切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也助長之害視之忘其有事者尤甚也○必有事謂把他當一件事時時下手看○正氣未充而助長雖亦未惡但便不免有僞在亦豈

得

能久而不變古今病此者亦多故每有不滿人意處○朱子曰助長者氣未至於浩然便作令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所嫌於助長者蓋以天理十分爲率若養到五分天理者尚有五分人欲在養到九分天理者尚有一分人欲在終是於事未盡善集義到盡頭處則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節不立何功不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浩然如之

○朱子曰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問助長者模樣何如曰堅白未足而欲自試於磨涅自負可不至於磷緇者是也○助長多見於臨時之際蓋由平日不能

忘異作正
助異作忘

養其氣也饒氏亦有此說○大抵人之集義養氣者往往有此二般意或忘或助而忘之與助又皆生於正也故註曰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忘與助長皆生於正之不得○正忘助長三病亦相因而至蓋有忘而不助者助則無不忘矣

○但能集義到底正忘助三病俱無有是病者則先正而後或忘或助無則一發俱無無復先後之可言者豈有先勿正然後勿忘又然後勿助長之理

○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

○此數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才得他生生字與取字正反對生是自然來底取是計較得來底○所以戒之必有事焉而勿正

○勿忘勿助長者正以其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有事未幾而正之或忘或助則是皆欲以義襲而取之者也○必有事焉雲峯分念念合義與事事合義不是只當以事言念則隨之參之前後大註皆然盖言集義則持志自在其中盖義者制事之宜無事只應守著心難以喚做義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可見

集義養氣節度○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註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味註意則勿忘勿助長詞雖兩平意則歸重下句也

○觀孟子詳言養氣之制度要在一於集義而已矣夫浩然之氣非義襲而取之也能有事焉勿正但勿忘勿助而惟一於集義焉則得矣助長必入於剛惡不然則折而爲柔且不支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一生受用全是知言養氣其刻苦工夫則在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甚矣聖賢之爲聖賢不偶然也是何等做工夫來

○養氣工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毋害以四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

已有事固是集義勿正勿忘勿助長要皆不出一集字之外也
蓋養氣工夫只當在義上著力不消於氣上著力也氣上著力
便是助長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此段近似莊子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謂之宋人何也○只說
勿助長也可矣而必以宋人揠苗爲言者顯其害也必有事焉
一條引宋人亦是譏告子註又云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
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
養而又害之矣要之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者正是不善養
而又又害之也本文必有事焉一條亦只是申詳集義所生一
條意耳故文意皆自相會通

今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爲氣無
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於助氣之長
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害於氣矣重在助
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不可以分賓主不可以集
註無是二者云云爲正解本文
○氣之在人多不知養間有知養之者又往往有助長之病謂
之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明指斥告子
深言助長之害○蓋天下之知養氣者大抵多坐此病故曰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欲速則不達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就苗上說以見意亦可○或疑註謂然不芸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爲專說苗以証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二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即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養氣又縱無此下二句明註在愚終不以証本文爲說苗○大註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正勿助長是無害之目○又觀下文則不惟善養而又反害之二句見得告子亦非只是有害者天下未有有害而得爲善養者只是集義到底便是直養而無害

○孟子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先氣而後苗直說也集註曰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爲者也先苗而後氣倒懸也一理也互相發也○是集義所生者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大抵語意都從敢問夫子惡乎長上說來故往往碍着告子集義所生一條本文則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而註云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何謂知言

據孟子所言非知言乃知心也不知其心不足爲知言因言以知心心總是言之源頭也故曰詖辭知其所敝淫辭知其所陷重在知其蔽陷離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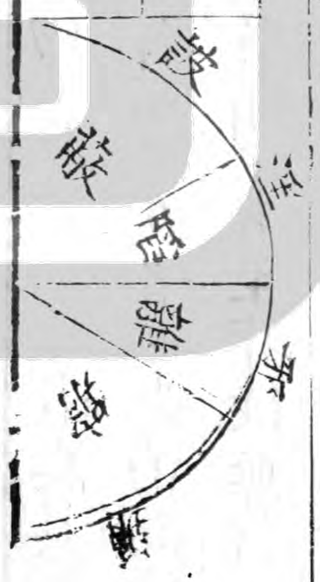
詖辭知其所蔽

即其辭之詖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淫邪遁皆然要著四箇所字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詖有許多樣詖蔽亦有許多樣蔽

○詖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但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放此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又安能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至為義外之說則亦是詖淫邪遁之說也是自不免於四者之病矣故總之曰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平正之反

詖	淫
始移	移之遂
蔽	陷
有以蔽之	蔽之深



通達之反

邪	遁
遂入邪	竟不通而逃
離	窮
悖於邪而去道遠	無所歸矣

詖者心蔽而言亦蔽也○淫者心陷而言亦陷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也○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詖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類耳理則一也

○詖偏陂也理本平正偏則不正矣陂則不平矣有所蔽者其平正之理在於心者為物所蔽也如仁義之理人心固有本自平正楊氏乃以為我為義墨氏則以兼愛為仁只見一邊而不周見其全體故謂之蔽也言遮隔也○此四者有則俱有未有詖而不淫邪且遁者則自詖淫邪而來如意必固我一般起於

朱子曰之三行
異本不載

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皆不獨立亦皆以類相因而至也

○朱子曰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自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又曰字凡從陂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愚嘗以此求之如破字亦是但波字則未見一邊意至於被字則却是周遮意不盡然也謂言說得一邊因是心只見得一邊○又曰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周遮浩瀚○

○詖辭知其所蔽等內各有節目蓋從大綱說只是陂與蔽而其中却有或蔽於氣質或蔽於物欲或學術之蔽或習俗之蔽然就氣質之蔽亦有許多端或蔽於剛或蔽於柔之類其言則以類而分學術之蔽亦有許多端以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言之學術之蔽於強制之類其言亦以類而分只此四病所該甚廣○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四病起於蔽也既有蔽則陷與離窮相因而見矣○愚謂心之所蔽者深則辭之所遁者遠矣○知言獨就詖淫邪遁不好邊說者亦是從告子說來此章自此以上節節大槩都是與告子反者蔡氏以為是指楊墨以好辨章照起固是告子楊墨槩皆邪說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云云

謂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詖淫邪遁之病而已必且害於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於是衆目俱差了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

後故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得似生心害政之先後矣或生於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害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耳○此政字未是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所在政之與事猶孟子言小事大事一般○或問為何知言童先說害於其政好辨章先說害於其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鑿矣蓋告子與楊墨等是邪說等是詖淫邪遁也非楊墨之害先事而後政告子之害先政而後事也然究其至當歸一之說則又似先政而後事者為正蓋大綱是大本所在大本既受病則其餘枝節可知故先害政而後害事之說為長

○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道又不是只是泛說知道理而已知言則即人之言而探見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足言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十分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謂不但發於言之病而已也○生之端微發之迹著試云發於其心生於其政則便不通好辨章曰作於其心作起也其端亦微

○蓋所謂知言則只是知到其蔽陷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為言辭之害又為政事之害故兼及之然朱子大註於下文却總之曰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則又似皆為知言之事豈以詖淫邪遁之辭實生於心既生於心必害

於政與事邪曰未必然也如此說則是詖淫邪遁之辭害於政事矣以為辭之害政事不如說心害政事蓋心之病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知言之極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者何以知之亦不過是因辭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就此而并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之必然耳豈不亦是知言之事乎如此說則理意昭然矣故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瘦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人最緩言語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心不曰知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於心而害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知言養氣亦要相通觀生於其心一言亦可見若養得其心之正亦自無病若非養得其心之正者亦不能詳此病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所以明其為理之必然也非固自矜其言之必信也故曰孟子知言之極○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明字與蔽字相對無蔽則亦無陷離窮矣平正通達與詖淫邪遁相反○其言平正通達而無蔽陷通則不窮而離遁矣言有詖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言之所以平正者以其心之平正也心之所以平正者

以其理之平正也理之所以本平正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天然自有之中在於人人實得此理於心則發於言者自平正
而不偏陂其終至於通達而無礙矣是豈能於其所本然者而
有所加益哉○或問去蔽之道當何如毓氏曰孔子嘗謂六言
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大註又
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粘着心字者承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為決一言字及一心字矣
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
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
惑也○知言只就知詖淫邪遁亦猶孔子言恕云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一般蓋不欲勿施則所欲者必以施於人矣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人在堂上如何便能辨
堂下人曲直當見儘有巍然堂上召一案數十人而鞫之或連
數日不得其曲直事情所在而數十人之中必有退而抑腕嗤
鄙其不明以為此事只用提其端斷其項用其言折其事言之
了了分明直恨堂上之人不得其要領者然則堂上之人豈必
皆能辨堂下人曲直而雜於堂下衆人之中者皆不能辨乎抑
以勢位言乎非也吾嘗觀此而有感矣古者六德為諸侯三德
為大夫其下凡有一才一善者位皆稱之所謂自公卿而下位
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者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也其在堂上者必其才其德宜在堂上其在堂下者亦必其才其德不得在堂上之人程子此言理之正而常者也非只是以見識之超衆比在堂上以見識之混於衆比在堂下而已○古者天子之射其步遠於諸侯諸侯之的又遠於大夫盖其力量亦須過人然後能服人也五帝官天下五帝亦以為當然而已使朱均果足以負荷天下堯舜則以授之亦何嫌哉堯舜亦不過為天下主張箇公道而已坐堂上以辨堂下人曲直而已○謂之人在堂上以其有超於堂下之人也謂之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以其見識只在衆人之列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辯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然則善為說辭者亦淺矣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善為說辭則是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者不期於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

○學到善言德行地位難矣所謂立言者必須如冉閔顏之善言德行方是方可傳後世○丑於冉牛閔子顏淵不曰有德行而曰善言德行者承上文善為說辭言見得三子不但善為說辭而已其所說辭又皆得於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或曰丑之見恐未及此○問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曰丑之學識粗淺盖以為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公孫丑所見果尚粗淺如下文孟

子告以乃所願則學孔子則伯夷伊尹於孔子其高下已判矣彼乃因當古聖人也一句而復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予可見其學識所到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語意亦明說孟子勇於自任故先說孔子兼之一句集註若不欲分明提綴然者○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蓋有德者必有言孔子是何等盛德乃獨短於言邪

其謙已者所以勉人耳○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為命裨諶草創之命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饒氏謂學聖人之道不厭以聖人之道教人不倦今據論語註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則可從饒說○或曰論語一章或正是荅子貢之問而公西華應之記者詳畧不同耳

○學不厭者求以自明故曰知也教不倦者推已及物故曰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孔子實既聖而猶不敢當爾遽以我為既聖惡是何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愚每讀此一段以為孟子既是不敢當既聖則只宜引到聖則吾不能或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亦可今乃又引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郤又自家推說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為不可曉

○一說是明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已之尤不敢當也

今宜從此說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一段其實是自任而固為謙拒殊不可曉況下文又明言願學孔子雖顏子亦所不安則非自任以既聖而何但不顯然自承耳清每疑此一節

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義理完具獨能俱有聖人之全體也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此體字是身體之體故曰一體謂一肢也全體以噬嗑本義所謂全體骨而為之者同○

孔門四科猶乾道之四德四德之元統亨利貞四科之德行亦統乎言語政事文學何也有德者必有言故冉牛閔子顏淵皆善言德行又顏子王佐之才政事之長何如博我以文則嘗既竭吾才其文學又可知冉牛閔子雖無事實可據然舉一亦可以三隅反矣又曰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信乎其兼言語政事文學矣○要之孟子所就雖猶不及顏子然其所志已在孔子則雖顏子亦在所舍矣天台潘氏曰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又曰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

言與已不同道蓋已之志在學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為不同道矣下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然則伯夷伊尹雖皆古聖人亦未免為不同道曰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如此說方答得何如之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故不必依百世之師童說作與孔子不同道○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謂於已不同道未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百世之師童作與孔子不同道然孟同道與已不同道便與孔不同道與孔不同道便與已不同道○或曰不要說與我不同道言與我所願處者不同道也其詞意近婉此亦是一意但孟子尚不如顏子夫尹亦不能過顏子而孟子於顏子亦曰姑舍是矣何必曲為婉轉

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易文言乾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憂違爲當有樂行之事其並舉言者正是此例○又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進曰如文王作興曰蓋歸乎來曰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求仕也○可以久則久久於其國也○可以速則速去之速也○問仕止久速如何分曰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成就言處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故曰去就之義繫出處之分明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然方知聖賢言語之精密

曰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云云孔子也

不知是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抑以事功上說若止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自生民未有孔子則自生民以來聖人不止都是伯夷伊尹之倫耳伏羲神農繼天立極之聖皆是時乘六龍以御天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者其處孔子之地獨不能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乎況舜嘗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此亦時止而止也及薦虞之薦於是納于百揆賓于四門以至於受禪為天子若固有之是豈當孔子之時不能為孔子之事而謂自生民未有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乎惟以事功言則群聖之功止於一時而孔子之功垂及萬世所謂備一世之治也十世用之十世之治也百世千世以至萬世用之

則百千萬世之治也皆其功也如此說則誠有群聖所未有者此程子事功之說所以最為有功也然此等事功亦非堯舜不能為夫子獨能為之乃其所處之時不同故耳使堯舜若當孔子之時道既不得行於當時則亦必將集先聖之大成以垂法萬世無疑矣若使孔子得為堯舜亦無此事功矣而謂天子之聖實有盛於堯舜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其所以異數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箇孔子自古聖人則自羲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儔皆古聖人也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蓋孔子一身其時

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
群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盡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以出處言之則仕止久速各以其
時既為伯夷伊尹所未有以事功言之則刪述六經垂功於萬
世又為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信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雲峰曰姑舍是者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
欲學其大曰不同道者孟子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
其全故欲學其全者
然則有同與曰有云云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苟非其德之盛安能以百里而王
天下邪德之盛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朱子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
可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於枉尺直尋
乎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有天下
不以土地甲兵之力也德何盛哉其處心之正雖使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不肯為則其心之正為何如此無
實事不如此說無以表其德之盛心之正處此孟子之所以為
善辯
根本節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

節目之大也○蓋聖人之所以得為聖人者根本全在德上故德之盛為根本之大然取與之際最是大節目處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又如此其大彼亦不屑為之其存心之正如此故曰心之正為節目之大也○問根本節目分否曰分何以言之曰凡一草一木根本自是根本節目自是節目二者既不可混而為一則於此借言之獨無分乎故分如上根本節目之外乃為枝葉

敢問其所以異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分明是高明了然縱使其汙下而不高明諒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夫雖汙下尚不至於阿所好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故曰明其言之可信也○三字者之言本出一時已見而萬世之下無異詞焉益以見其智之明也已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夫子推明群聖人之道以垂後世一世用之則夫子一世之治功也十世用之則十世之治功也百世用之則百世之治功也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治功也以此言之其理賢於堯舜且遠亦宜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此程子之言最為有理但亦未審宰我本意果是如此否如下條子貢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亦盡以事功言乎抑又是宰我子貢有若自見夫子之聖而不及羲皇堯

舜之聖故以為前此所未有乎周人謂武王克商之功于湯有光然以今觀之武之功亦未必過於湯也如伊川謂明道曰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而後人稱鄒子朱子亦皆謂秦漢以來一人又何其一人之多耶愚此疑人未有不以為狂妄者

清以為群聖人之道皆盛行於當時而寢微於其後獨吾夫子之道雖湮晦一時而愈章明於後世吾夫子之道明則群聖人之道亦隨之以不墜矣此天下之所以通祀夫子而共宗其道無或間然者也由漢至今世振一世則後乎千萬世可知矣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此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大槩說之大凡云云○如舜之德

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皆於其樂見之政乃其施於外者德乃其得於中者○或以德為功及物者依上節事功例也曰此處甚難解有子之言未必主於事功雖宰予之言亦未必然也頃今人未之信耳程子事功之說極為有功但虛心平氣而玩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則似有未盡然者曰然則夫子之德果亦有過於堯舜群聖人者乎曰不然也然則三子者何以言之曰孔子之德雖亦不過堯舜而三子者親覩夫子之聖而知之真至於堯舜則不及見其謂夫子為尤盛於堯舜固亦宜也○然

則夫子亦有樂乎曰有子與人歌擊磬於衛弦誦於陳皆樂也不必謂只和便是樂為聞字說不去

○見其禮而知其政云云孔子亦在其中子貢所以知夫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亦以此耳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在鄉黨而恂恂入公門而鞠躬之類此皆夫子之禮也禮之行於身者無過不及周旋中度如此此其見於設施者順天理合人情無偏無陂有紀有綱可知矣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蓋必有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夫子之樂雖無所考然必有聲氣之中和節奏之克諧有所謂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皎如繹如者於此味之則其德之盛中正和樂粹然無偏倚駁雜之弊亦可知矣

○凡人皆然不但王者今人但於禮度之間從容中節是必有設施措置者矣此理可必

○但其發於辭氣之間音吐洪亮而氣調平和則其所存斷然可知甚矣子貢之高而精也宰我有若之言俱不到此

有若曰豈惟民哉

有若本意只是就民類言其曰麒麟之於走獸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特用以比況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之意也而下又繼之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只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說不必兼麟鳳山海須觀其意之所主蓋既露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則不必復粘泥着麟鳳山海矣彼皆客

辭客意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也

○此二句似重要當依出潛離隱咸其股執其隨之例看拔乎其萃又是形容申明那出於其類一句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依程子他日謂橫渠西銘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是擴前聖所未發者只謂養氣而小註乃曰指養氣與知言而言也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之意亦見是發前聖所未發○雲峰小註所謂闢異端承聖道云云者全不可憑

以力假仁者霸章

此章論王霸之辨最為深切而著明蓋王伯之辨只是誠偽之分王者伯者其操術固有誠與偽之異而人之應之者亦隨其所感而異然則天下之理其得失可以坐判而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自擇矣○此章仁字宜以天理之公言

○孟子意謂人有恒言曰王伯究其所以為王伯者何也如本非有為仁之真心乃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事以為仁者斯則伯矣然伯者由來必有大國苟非大國則無其力無其力則亦無其仁也無其仁則亦何以能霸哉若夫理得於心之謂德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往而非仁　鑿鑿乎皆濟人利物之實事也斯則王矣王者之仁只自胷中流出無假於外故王不待乎大國矣如湯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而王何待於大哉○王字或讀如字或讀去聲未知孰是

○按此章言王伯之辨只讀如字亦可謂以力假仁者是伯也

伯異作霸

異作霸

異作霸

若以之八行一本脫焉

以德行仁者是王也盖仁一也有假於外者有出於中者若作去聲則是謂以力假者伯諸侯以德行仁者王天下讀作去声為是若王伯字相連則平声○王則朝諸侯以有天下伯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其名實俱不同大抵行伯道而伯行王道而王此王字亦平聲謂以力假仁者是伯便只是伯諸侯而已謂以德行仁者是王便是王天下者義亦兼之盖其道如此則其功効亦如此所謂行伯道而伯行王道而王也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若據此二句則似讀去聲又較明白易直盖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下面無而王二字是得上面是去聲然以行王道而王一句例之則皆平聲但義不同耳更以質諸高明者○此處若讀作去聲則上章雖由此伯王不異矣亦當作去聲而大註所謂如此而成伯王之業與此章註論王伯者多矣王字自為平聲前篇寡人之於國也章註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則王讀作去聲為長○以德行仁者王朱子曰這德字說得來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財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

○按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泰誓曰亶聰明作元后盖聰明亦得於心者元后作民父母其所行者固皆

仁也○饒氏曰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盖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愚按饒氏引伐原示信大蒐示禮謂假仁字兼義禮智固是但詳左氏本旨則示信禮於以力假仁及大註中假借其事以為功以力服人非心服力不贍等語俱不切○按假借其事以為功如救邢存衛定襄王定王世子之類方是假仁之功然此非以其力亦不能糾合一時諸侯以為此事盖其心不信於人故須以力驅之耳如湯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則不同矣

以力服人者一條

○此節又是解上節之意言伯者之所以必有大國與王者之所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盖一是以力服人一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其人則既服之矣然非心服也乃為力不贍也此非有大國則人得以力拒之矣是故必有大國也若夫以德服人者非有所强也乃其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困厄流離而不舍去者孔子豈有名位勢力以驅之哉信乎其為以德服人者矣故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即以德服人之說也王之不待大也可見矣

○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苟非大國則彼之力亦贍矣○下條虛空突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字盖上文已藏得有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意了如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也一條雖未露出仁字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這便是仁了故下文即承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與此相同○伯必有大國端的是以力服人王不待大端的是以德服人○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自古帝王得人之心悅誠服如成湯之東征西怨文王之虞芮質成武王之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堯之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天下悅而歸已與夫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禹孰非心悅誠服乎而必獨以七十子服孔子為譬者蓋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而無所强此尤可見其心悅誠服處故朱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矣○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無思不服心服也蓋本孟子與中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思不同○王伯之辨誠偽之分只是德力二字○不可謂上節是言王伯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言人之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蓋下節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德力二字便是王伯之誠偽矣不用於上節取索也下節正是申解上節之意○齊桓公伐楚陳大夫轅濤塗謂鄭大夫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二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言免二國供給之擾）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叛濤塗也）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粮屈履其可也齊侯悅以申侯為忠與之虎牢（邑名）執轅濤塗（以誤軍）是年冬叔孫

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討其不忠之罪陳請成歸轅濤塗以此事
觀之則知當時厭苦齊桓與奚為後我者天淵懸隔矣
仁則榮不仁則辱章
預收賢能以實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為則遂及時而使賢者
能者各効其力以明其政刑則吾仁矣如是則雖大國必畏之
矣仁則榮理固然也○或謂明其政刑處不要入賢能然則仁
君自理會乎且上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欲何為曰集註既言
之矣賢者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立事是也曰既是正君善俗脩政立事矣又何為至此方曰及
是時明其政刑且上註兩足以字好看是未見於脩政立事然
既有其人則已足以脩政立事正君善俗亦然且正君善俗亦

不是空坐無為者政刑二字盡之矣○貴德能尚德也士則指
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士則指其人指有德之人也
德字單言則兼才才亦是德之用如才難不其然乎才亦兼德
下句賢者能者皆士也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或
者以為賢者尊之才則育之而已是何也賢有德故特尊之以
彰有德也此說最鄙蓋此德字兼賢才也必如其說則此一命
桓公不為當時諸侯不用賢才設只是為諸侯待賢才無分別
說恐非本旨蓋尊賢育才與養老慈幼無忘賓旅均一類也
○依大全當作兩樣人饒氏說以能為賢者之能也居是位則
有是職然者則并合說亦未為孟子本意但其謂如此說則賢
是箇無能底人亦是蓋賢者未必無能但以人君所以處之者

所重在德故置之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無夫才有才者未必有德如為宰相亦有宰相之事為三公亦有三公之職豈皆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使能也在位在職自不同○離騷經首篇第三條又重之以脩能註云能獸名能屬名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逞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開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鴟鴞四章此其第二章

○此章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穴隙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輔氏曰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此出鴟鴞之詩然所謂鳥非指鴟鴞鴟鴞鳥之害也以治天之未陰雨此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雖大國必畏之○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民一也蓋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其實鳥雖善為巢下民無知者將莫如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纏綿根固則能免於兒童射擊崩頹之患而已為鳥言向未有巢時每被人驅擊今既有

樂可安人莫我柰何矣○或敢侮予或即下句誰字也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知道只是知道還他不要說是治國平天下之道蓋率性之道
亦道也治國平天下之道亦道也但不宜先說出下文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道斯在矣知道云者其知此而已知道是通套
字雲峰之說稚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　云
正韻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
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　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
怠傲以靜言○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傲則不暇貴
德尊士此說不必從與上文對反置矣○般樂怠傲不恤政刑
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
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禍福榮辱也自己求之者仁不仁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亦做
鳥說故曰予鳥自謂也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第六章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傳云聿
發語詞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
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
○言猶念也大抵言者心之形念之所在也故解之為念凡人

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心存在於是則其言亦不覺出於是不曰永念配命而曰永言配命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

○命天命詩作天理

太甲曰天作孽云云可活

皇極外篇第三十一板曰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至於放僻邪侈以陷乎罪姦盜詐偽以失其身者是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舉天地之間皆為牢獄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賢者尊之能者使之便是俊傑在位處俊傑在位言在位皆非掊克庸劣之徒也○俊傑即賢才故曰才德之異於衆者以其異於衆故曰俊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市字微讀不與廛字相連

關譏而不征關字微讀不與譏字相連

耕者助而不稅耕者與市關字一例助而不稅與廛而不征一例

廛無夫里之布廛字與上條市字關字耕者一例大註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此廛字帶賦字又與本文小異

天下之士民中俊秀○天下之商任市曰商○天下之旅在途曰旅○天下之農以耕曰農○天下之民以居曰民其實民未必不為農與士商亦未必不為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法而不廛此句題目難做要記周禮地官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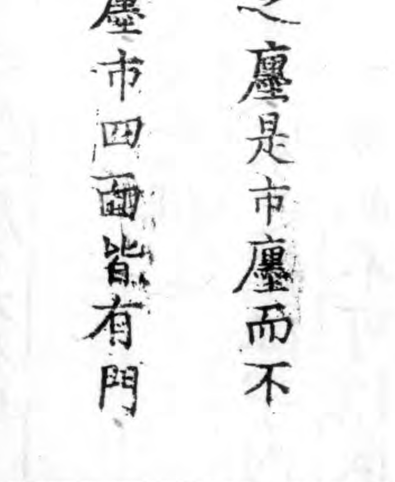
以叙次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而均市○以量度成價而徵價音育○以質劑結隨反結信而正訟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與晏同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盖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多少以貨言○後篇有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云云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可見廛以抑逐末之多者而少者不必廛之意○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者為其厚於利也○少則不必廛者官為廛以居之亦不取其廛之稅也○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

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入公卿士大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在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此是廛無夫里之布之廛

都邑之圖

民廛	右社 前廟 左祖	民廛
民廛	公宮	民廛
民廛	廛 後市	民廛



後市之廛是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四面皆有門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之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本文夫里之布布字內附帶征字周禮夫家之征征字內亦附帶稅字正是一例不可謂廛無夫與里之布也不可謂民無職事者出夫之稅與家之征也○廛無夫夫家里之布征稅夫字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征字內又附有稅字○宅不種桑麻者此主宅內言謂荒其地也○民無常業者此主游手游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貿遷貨財也不兼士之學言只指市宅之民亦似不兼農言故小註載鄭氏曰宅不毛者出里布農不耕者出穀粟無職事者云云上條自有士農

也異作之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之征也一夫百畝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征征也名色只有三項至今亦只是此三項如方物之類則皆附在布縷之征內也

○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制也如市宅之民已賦其廛猶為常制今既廛之又令出夫里之布不以為罰乃以為賦戰國之君蓋亦不復知夫里之布之所自來矣可嘆哉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謂一切取者謂其不問其宅之毛不毛與常業之有無而一切取其夫里之稅也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此不是罰解曰凡無職者一而已載

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征民之役乃常法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未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不征或征而不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征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罰其無職也

○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汚吏乃承之以爲常制之名也遂使民不聊生爾或曰恐只是此三者之稅前所謂布縷之征粟力之征力役之征恐不復有矣曰於不當取者且取之其當取者固有遺而不取乎孟子欲諸侯爲貊道乎○文獻通考卷之十戶口考篇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紿徭役橫渠張氏曰夫家之征疑太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蝎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

○馬端臨曰云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重并出那抑是只一夫則使出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太酷乎若有餘夫或五口以上則令出一家力役之征耶曰大抵布以里計稅以夫計力役以家計蒙者八家同井之家也有夫便有家如此看則是

未免并出也蓋罰其游惰不得不重不嚴也如酒誥酒之刑亦甚重

○市廛而不征之廛就市上廛之故曰廛市宅也此是前朝後市之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字願受一廛而為民之廛也蓋在田與在邑之宅也故下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前生商言此主民言其集註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者言其在市宅有賦則非宅不毛與無職事者矣豈應徇令出此夫里之布我前條解曰廛市宅也此節則仍之不別解廛義為可疑

○一說雖均為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市宅似較明白

○一說市謂都邑之市蓋在田在邑者說不是○二廛字大抵不同蓋在市之廛貿易之所也似難責以種桑麻且在市為商便非無職事者矣

○總只是一箇廛廛是民所居以為市者先王之時逐末多者上則廛之而不征其小者則惟法而不廛至戰國時不復問其逐末之多少一槩皆廛之矣既廛其居又征其貨又以額外所罰游惰者之夫里之布為常額而併取之非惟受在市一切之賦又併出在田無名之征蓋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決然指市宅之民蓋一在市宅便是為商為商便是有職事有職事便難責以種桑麻矣戰國時都不問但見前時有此名色便以為名而賦於民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甚不可曉按滕文公註曰廛民所居也似亦可為市故曰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裀屨織席以為食則其自市亦可見是就居民之有貨市者以為廛而不征其夫里之布也故又曰民野人之稱然則市廛而不征之市與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固自有分

信能行此五者

此五條且條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云云

○一說上五條言王者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歸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歸云云末則言今之人君誠能云云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吾為其父母則彼為吾子弟矣率子弟以攻父母其誰能舉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若イニ亦

不忍人之心是反字饒氏謂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者非是不忍人不忍害人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云云之心以為心天地無心而成化此何以云以生物為心邪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畢竟天地之心不得似人之心靈活何也動物則有知覺故其為心也活靜物便不如此矣此動靜之分也草木亦是靜類不能運動或曰水動物也何以亦無心曰水對山則為動其實亦靜也其流行澎湃衝激號鬧者勢之所激也其潮汐者氣之噓吸所使也草亦隨風而動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者若作陰陽對看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若天地別無勾當惟以生物為事春夏秋冬往古來今

生意流行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元亨利貞

○真氏曰天地造化無所作為往古來今生意周流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究竟亦只是氣即乾元坤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以其有生生之理在也○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說性是亦情也故下條解怵惕惻隱云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因論惻隱而悉數之則與不忍人之心一類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兼四端此一章重擴充此章有一節當做大旨看自所以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統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由仁義行者也不待着力察識而擴充之

察識擴充其次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是自然觸充者也看斯字最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胷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

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着流不出來矣

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

察識擴充

惟聖人全體此心○全體字與上文物欲害之一句相反照本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無全體意朱子解之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何以便有不忍人之政耶先王全體此心無物欲之害故也此朱子釋經之法

物欲害之存焉者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是先王上照出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則自無用於察識而推之矣○大註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攻事衆人俱有與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之政事同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之心者瑞子之瑞稚也非為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之目也其形容也怵惕在先

怵惕惻隱四字不忍人之心此句何以不首引在人皆有不忍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方引出曰引之於此以其滿腔子是惻隱人之心之下而至此方引出之於此以其滿腔子是惻隱之心隨感輒發有不容遏者朱子所謂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凡知痛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套字不指竅子也朱子曰猶言軀殼耳

非惡其聲而然也

是惡被不救人之名真氏謂不仁之名愚謂今人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隱怵惕之心只是乍見時光景未說至救處亦當辨也只用不仁之名說然既怵惕惻隱則隨而救之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非是活字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因情以見性也性無形而情有

心統性情者也○承上文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則統性情者也心既統性情故惻隱羞惡之屬亦曰心也○以其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必於此露出仁義禮智者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自出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未有有其外而不本於內者故又言此云云孟子平日論性只見就情上說他日人問何以言性之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誠以四德渾然在中無迹可見故只就其發於外者而指以示人耳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也

此二句是起下句自賊其君之意謂之猶其有是四體蓋以見其必有也意尤明切○或言人之有是四端也此四端指性謂前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四句言情為人所必有此言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躰也三句言性為人所必有此說非也端是見於外者非性也如云仁之端也仁在內而仁之端則在外

矣為此說者蓋不知此節上二句是起下句之意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此句人皆以貼在自賊者也愚謂
不然只推原所以自謂不能之故○謂其君不能者不勉之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擴推廣之意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有所不為而達之
於其所為也即中庸所謂致曲註知皆二字緊要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若火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又新有不能自已如此者蓋因其
有而充易為功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沛然燁
然之不可禦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此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事父母亦滇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父母
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
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則此擴
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云云此
字所指不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自然也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云保四海勉勉然者也其
道一也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

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為當時諸侯發○足以保四海大抵此亦為當時諸侯言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樂天者保天下天子不仁云云四海皆是主在人上者○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人之性情即心之體用也本然全具體也即四德之渾然在中而未發者也各有條理用也即四端之發於外隨感而應者也雲峰之說自明白○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成名○如知縣之名專治一縣知州之名專治一州此成名也

王旺

金	火	木
土	水	

饒氏依此看則似有定位成名專氣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此五行說得廣○雲峰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未嘗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不可執一看此說未善雲峰復正之曰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十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位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

八日

○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又云分看則論土於四方之外是猶論性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此說亦是妙○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位寄於木火金水也無成名名寓於木火金水也無專氣氣貫於木火金水也

○木位乎東金位乎西火位乎南水位乎北皆有定位也而土則惟定乎四位之間是無定位也木以生發為名火以明盛為名金以堅利為名水以源活為名皆有成名也惟土則惟定乎

一氣一本以氣

王旺

四者之中是無成名也至若木火金水各得生長收藏之一氣是皆有專氣也而土則為定乎四者之間是無專氣也○定位成名以質而語其生成者也專氣氣而語其流行者也有是位則有是名故以名次位四時寄王以氣言也○或說五常之信便是四德中之太極五行之土亦然皆居中以主宰而終始之也故五行謂之至土而終亦可謂之從土而始亦可至土而終者歸於土也從土而始者資生於坤之序也其謂天一生水者資始於乾之理也故多用天一生水之說

○一說不可以土為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當器也太極其理之全體也

○一年四季各九十日土寄旺十八日是得五分之一則水火

本金之成終為土然即成終以成始如水之成終則生後來之木木之成終則生火所謂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也

○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如每季九十日各除末十八日為土春木末十八日為土則木之所以生火者此也夏火末十八日為土則火之所以生土為旺又因以生秋金者也秋金末十八日為土則金之所以生水者此也冬水末十八日為土則水之所以生木者又此也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孟子曰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然以其術言之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一何其不仁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一何其仁巫匠亦然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又何其仁匠者作為棺椁利人之死又何其不仁此無他皆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也此術字不只是藝術而已然矢函巫匠所治者亦不可不謂之術也本文惟恐字大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孟子此說嘗有戲反之者曰矢人似不仁於函人然為軍者得矢以射賊則未害於仁為賊者得甲以自衛則函人之助虐矣巫為人祈生亦有罔之生也幸而免者匠者作為棺椁死者人所不免向無棺椁則委於溝壑由是言之匠之仁大矣

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句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亦自善擇術來此節之意非為矢函巫匠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

役當作設

惟恐不傷人臣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不美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云　云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是昧於擇術也○昧於擇術便是不智不仁不智了方為人役一說不智內含為人役意詳下文亦然○仁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則仁道之關係於人者大矣莫之禦而不仁不智孰甚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得之最先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朱子曰人得那生的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得之最先此句當依小註說云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不然則本註天地生物之心一句可去了只云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亦俱完了又何必再用天地生物之心且此註是有集註後答問之詞當從○得之最先已有尊爵之義兼統四者亦為尊爵之義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味此一句則知天之尊爵也一句是緊帶天德之元上說故註引元者善之長也其曰得之最先是有人以得之然且以付與之際言是主天言也故下註曰在人分明一天一人二字對說然又不可截斷為二蓋既謂之二則屬人矣

○夫仁天之尊爵也猶云誠者天之道也就人分上指出天說

兼統四者○看來只是兼統義禮智如何說統四者曰有仁之德有仁之義有仁云云之智豈不是兼統四者仁兼統四者則仁當性字也

○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亦為單言則包四者之義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於安字較見人常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一句於宅字較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

是不知也不仁不智 止 人役也

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又不知矣不知則懵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之之足貴而自流於汚賤之歸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滄浪之水濁斯濯足矣○以用工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故上文云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下云不仁不智○不仁不智以不仁故不智此與上文為序不同故真氏曰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知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慶源之註當從○一說與上文同言以不仁故不得為智也曰不然觀此條註曰以不仁故不云云之所在然則兩故字不同耶又以下文註曰不言智禮義者仁說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以此照之豈非以不仁故不智而無禮無義耶又何必曲為之說以強合於上文耶新安慶源蓋亦欲合之而不可得故別自為說也

○不仁不智 云云 役也人能仁義禮智則天爵既在我人爵當自至有自然之安無陷溺之危何至為人役此理也亦勢也故孟子雖專言仁義而未嘗遺利也○人役而耻為役以下皆是

激而進之之辭

如耻之莫如為仁

其初所以致此耻者由於不仁故耻之則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

仁者如射

承上文如耻之莫若為仁說為仁便是仁者○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猶有為譬若云云九仞以下皆就掘井而有為者必底于成之意亦在言外

仁者如射云云已而已矣

愚謂似為當時諸侯言諸侯之反求諸己如何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云云畏之矣何至為人役之有前章亦以此為仁也○反求諸己脩德自強也○反求諸己而已矣本文屬射者餽氏一說甚當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脩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故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矣

禹聞善言則拜

禹聞善言則拜反不若舜之不拜者猶有物我之分也猶是未免見善之在人也既見善之在人則亦若未免無見善在己之痕迹耳故曰大舜有大焉然非孟子斷不能別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善與人同內無嫌於己外無德於人真以天下為一家氣象是甚次第視聞善而拜者誠為有間矣非孟子不足以識此○善與人同無物我之痕迹在胷中也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朱子曰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舍己從人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己之心也○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朱子曰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亦人己為一○又曰樂取諸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亦人己為一○樂取諸人以為善以為不知善之在人舍己從人以為不知善之在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可當而已不以善為己有也若有以善為己有之心則自病其己之未善而欲文飾以為善而不能舍己必矣若究其極則當合二句言外不知善之在人內不知善之在己非惟不知善之在己其無係吝氣象亦若不知未善之在己也○下文無非取諸人者一句實兼物我兩忘之意愈見得當合二句言外忘其善之在人內忘其善之在己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

耕稼謂耕那稼也稼以禾言詩曰在田曰稼○孔子曰十室之

邑云云丘之好學也觀於舜又可徵矣方遜志先生曰誰能百無為以致孔與周

取諸人以為善

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是與人為善也

與猶許也助也許助二字亦難曉今姑以近語贊之取諸人以為善矣所謂許助同是引之之意○取諸人以為善則是引其人以為善矣只見得是取人以為善而已不見得又見得是與人為善也唯孟子則便見得至此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是與人為善也唯孟子則便見得至此

孟子以與人為善為莫大之善然則聖賢之心何心哉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出於誠也禹聞善言則拜拜出於誠也舜之舍己從人又不待言矣子路之喜聞過禹之拜善言舜之舍己從人同一樂善也○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己分彼此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觀此章之文而總其肯以示人也善無窮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如綱目王何必曰利悉改王字為君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此條是節節說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是亦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非但非友不友亦不與之言○或說如孟子不仕於齊梁然豈不亦暫立其朝邪又如人臣當為君聘於隣國春秋之時常有之豈不亦暫立其朝邪與人言亦未便是與為友也今人所與言亦多矣豈箇箇便是友耶○塗炭是泥炭是火炭蓋水火之分也故云民墜塗炭○坐於塗炭也通鑑曰漢光武皇帝二年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條集覽云元元塗炭者元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兆

塗炭於炭火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

○鄉人又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

其冠不正○鄉人之冠不正也

是故諸侯有善其辭令云

此却是實事自推惡惡之心至此文勢相連

○詞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不受也者是亦不俏就已

只就諸侯說衆人亦可知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清之極也真是聖人之清非尋常之清○不屑之屑趙氏曰潔也

一說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又一說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此朱子之說又兼二說也蓋惟不潔之故不切切之故兼說得非調和之謂

推惡惡之心云爾

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有善其詞命而至者是故二字承上文

柳下惠不羞汚君

柳下惠姓展字禽名獲居柳下而謚惠故曰柳下惠蓋後人尊之之辭故不姓名字之

○不羞汚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逸陋窮矣然遺逸而不怨陋窮而不憫陋窮深於遺逸

○夫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和也惟不隱賢必以其道云云不憫是和而介也夫和而介則雖不絕於惡人而實未嘗於惡人故其自言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而露臂裸裎而露躰於我之側其無禮如此爾亦烏能浼我邪惟其不能浼我故常由由然與衆人並處而不自失焉自進不隱賢至不自失皆是說他介處○惠所以由由然與之偕者恃此而已不然則亦不能終其和矣此所以為聖之和○援而止之而止言欲去之際援而止之則亦止也泛說○由由然惠由由然也○與之偕之字指爾是亦不屑去已

袒裼裸裎

言不以去為高而必於去也○遺逸與阨窮不同遺逸是去位也阨窮是困也阨窮是遺逸後事○不屑去已不屑去之意何以見得蓋是所謂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故不屑去有留之則亦留也故三黜三仕

伯夷隘柳下惠云云不由也

○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有當和處亦不能為和矣此其弊之隘也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亦不能為清而玩視一世只和光同塵矣此其弊之不恭也故君子可由其清而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而不可由其不恭○不恭朱子謂是待人不恭語錄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成

王一作旺

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王堯夫○愚謂是有待於後世子雲之意愚謂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正是不恭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

破意 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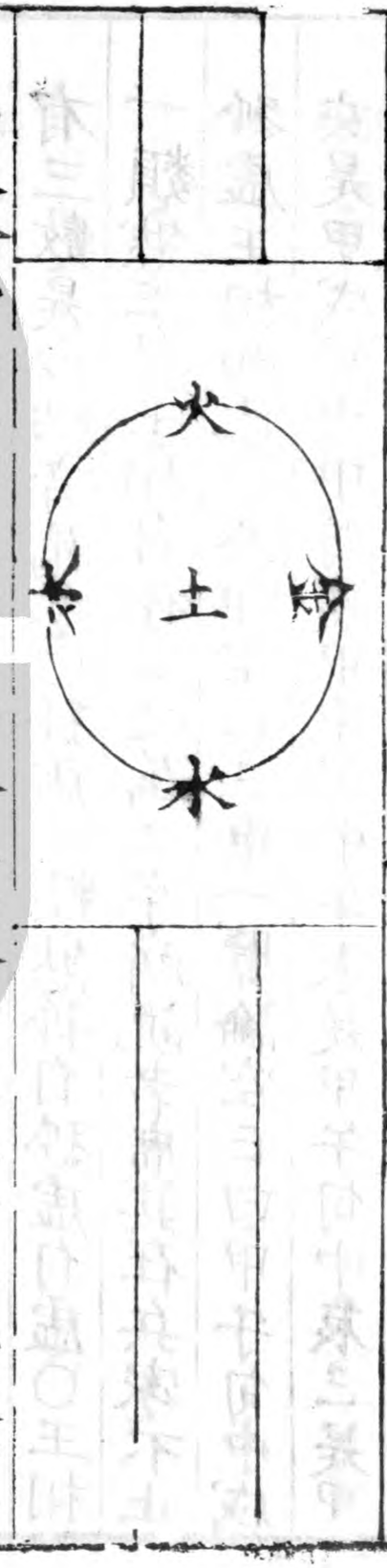
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支干不出於時日孤虛王相不出於干支蓋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旺相也○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二說不同按以四時恐用不得干支推筭恐是十二

時若作四時只須分作十二月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方用得于○大抵是十二時若依四時則是日之上欠月字○時日者時謂四時主蔡氏說該十二月在其中月則該十二時此猶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皆以五行生克論如十干則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十二支則東方寅卯木南方巳午火西方申酉金北方亥子水中央辰戌丑未為土而又有納音之五行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不為木子不為水丑不為土而總謂之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寅卯不為木而丙丁仍為火也此又別是一道其說見於王車一覽云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已亥二位數四甲子乙丑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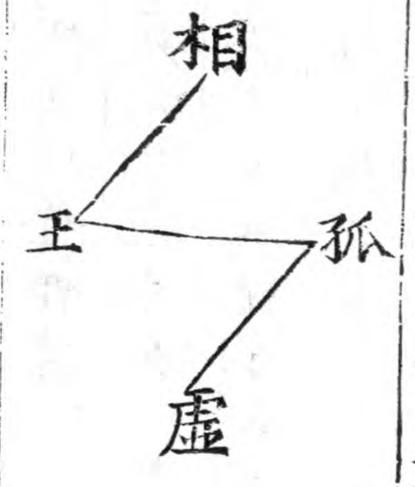
遁一作遯

者甲數九子亦數九乙數八丑亦數八二箇九二箇八共成三十四除五六三十數零有四數故納陰屬金又如戊辰已巳戊數五辰亦數五已數九已數四共成二十三除五四二十數零有三數是以納音屬木○孤虛一類然孤自孤虛自虛○王相一類然王自王相自相○之屬二字所說者廣其在兵家不止孤虛王相而已○孤即空亡王車一覽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亡甲子旬中遁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空亡即孤也甲戌旬中遁至未而十干足以無午未為空亡也餘倣此○虛者子實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

○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為主相者輔之○旺相孤虛似是元亨利貞之意先言孤虛者蓋由靜而動避害為先之義○旺與孤相反對旺之所以自生者為虛而其所生者為相相連於上下者也



兵家論孤虛旺相大槩如看命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乘時者王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如木畏金克火能克金亦得火以制金金畏火克水能克火則金得水以制火然亦看地方與天文如何秦符堅伐晉秦群臣曰歲鎮在吳伐之必有天殃是也然亦有不拘者如紂以甲子亡武王亦以甲子興之類此見人和為重也如符堅滅燕亦犯歲而克蓋符堅協衆情而伐燕違衆議而伐晉也孟子之言於符堅一人亦足驗矣○次乎王者為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為孤以相克也生乎王者為虛子實則毋虛也大意蓋如此未得其明與其詳



天時地利人和看來兵家天時一事亦其甚靈者如春秋世歲

星在越而吳伐之三十六年越卒滅吳晉時荷堅犯歲伐晉卒以敗亡當其將伐晉時其臣諫如歲星在晉不可伐堅曰我昔滅燕亦犯歲而克不知肥水之敗燕慕容垂遂以復興燕業天時亦有如此不應者況於地利況於人和乎○然天時終不如人和歲星在越而吳伐之卒為所滅者非獨天時之不利越無罪吳無德吳特強好大耳故敗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秦實無道歲星不能為福而反為禍也又如周武以甲子興師而勝紂亦以甲子興師而敗宋劉裕伐南燕以七月而勝故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條 利就攻上說

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 條

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字上說○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故亦為地利攻上註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上衍守字

○人和得人心之和不離叛也

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條

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節無所以在得道此聖賢之兵法也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於得人和也或說是謂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

也○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革何以亦謂之利曰此猶夫里之布該征稅字意也或曰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為銳盖功利之利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也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以人和言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非惟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矣

孟子將朝王

孟子之在齊此時實處賓師之位非受祿有官職者比凡人君之於賓師若欲有所訪則當就而見之不可以召見或賓師以事自請見之固亦可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如往也○朝將視朝上朝字謂來旦也○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分明是召○註辭疾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直欲王之知其非疾也○問孟子本欲朝王雖王托疾以召若可往也曰彼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往則是賓師應召矣孟子所以執而不往○采薪之憂病則不能采薪故曰采薪之憂也孟仲子權辭以對孟仲子之見亦景丑氏之見也甚矣知己之難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盖欲歸則以仲子之要而勢有不獲欲往則以齊王之召而義

有不可是為不得已○景丑氏姓景丑名氏楷其家而言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按人之大倫有五則自父子君臣以至夫婦朋友長幼皆是大倫今此特以父子君臣為大倫則自夫婦兄弟朋友亦皆為其次矣大抵以父子君臣而視夫婦兄弟則父子君臣為大倫以夫婦兄弟朋友而視三族之屬九族之親鄉黨故舊之交則與父子君臣并為大倫矣當隨文解義其實五倫之首父子君臣
○一說言夫婦為人之大倫亦可言兄弟朋友為人之大倫亦可今此特舉父子君臣為人之大倫耳非以父子君臣對夫婦長幼朋友而言也此說較平正○如此推起真是不敢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此言最得其情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堯舜之道仁義也○我非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
露出堯舜字見其以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
謂不論其心但以禮貌間論也景子只是俗人聞孟子之言全無醒意
君命召止若不相似然
孟子時在賓師景子以臣禮律之誤也孟子且未暇與明此一節但下云云亦以賓師論也惟朱子有眼目總註曰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云云不曰人臣以對下人君字有旨也

彼以其富我以止吾義

仁則循理樂天而安貧矣故與富對說義則不苟受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故與爵對說○此自古高人所以有魏闕乘而不屑為者所謂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他自有浩然之氣在到他面前却都難為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乎哉其詞只兩平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曰人人有貴於已者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但以仁對富義對爵便有輕重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本不消如此說只緣景丑俗人恐他未信得到不得不如此提撥所以深明其言之可信也○語類曰文勢如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

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非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分哉○朝廷莫如爵三句申言齒德爵為天下之達尊也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詳味朱子小註有謂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者尤見得朝廷莫如爵三句是各自為說非以相值之時言○朱子曰三者

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又曰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若以齒爻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大夫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一說輔世只是濟世如云輔之翼之以左右民皆就人臣之分言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句接上文當過文云大天下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

齊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只是以一二較多寡而為屈伸不復拘於朝廷鄉黨與輔世長民矣尤見得朝廷莫如鄉黨莫如齒孟子之於齊王何鄉黨之有是申明其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而無所在而致隆之意

○孟子亦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等言語自今觀之孟子之主角之論乎曰此只要齒字出不以鄉黨也以此見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當以俗說解作齒在所重則爵與德在所後等說也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等言語自今觀之孟子之主角峨峨然不可犯矣然在當時亦不甚以為怪也田子方云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云云夫士謀不用言不聽則有納履而去耳焉往而不得貧賤哉如今日此等言語不論在人主

背後或在面前皆道不出矣故天下不得大治而久安者亦勢然也其有願治之君必就忠諫之士必畧崇高之勢分輕者道理重也○明其不可召也夫不可召而王召之則王疑於不足與有為矣故繼之曰故將大有為云云召之臣必有所不召之臣

不可說做不召乎臣也但要主人君言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也必如是其尊德樂道方可有為非欲白為尊大也

○自古名世之士大抵皆以此卜其君以決其去就欲有謀焉則就之

帶上文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

○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有所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大有為矣故將大有為之君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有所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斯大有為矣

須看一將字○地醜無一箇能辟土地德齊無一箇德稱儻苟能好臣其所受教則德進而地辟矣○德齊之德以辨就功業言事斯云王者不卻衆應故能成其德是也集註德業成之德對業字言朱子用字也○好臣其所教之人惟言莫違也○不好臣其所受教之人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也○今天下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不能大有為也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尊德樂道不如是無不可召之臣也○孟子既說得明白如此
使齊王待之之禮不有加焉當去矣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云
為敬新安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
者故以責難陳善言之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交而造化
成故人君常患於亢而人臣常患其卑苟人君能降志於其臣
而人臣能亢志於其君則德業成矣此天地之大義也
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一百鎰二千兩也一鎰二十兩也○七十鎰一千四百兩○五
十鎰一千兩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云云不受非也
重在非字上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皆是也
上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惟其皆適於義故得
為皆是○陳臻之問只有是字無義字
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當時列國各有封疆之界一出薛之關則非薛之令所能行矣
故薛君之於孟子只得以金為之兵備蓋僅能助其備亦不能
與之兵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處字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予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而齊王乃餽之則無辭矣又按本文若於齊則未有處也是孟子於齊未有處無疑○上文兩箇辭曰字重看正與此段未有處相應齊之餽便無辭

是偵之也

謂以物餌之也從餌以去則為偵取矣兩偵字皆是活字

孟子之平陸

平陸齊下邑下邑屬邑也如云管下

子之持戟之士

戟大註有枝兵也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枝旁枝也如鎗只直刃而無旁枝

戈

戟

論語謀動干戈於邦內註戈戟戟也以其一類也亦有枝也○失伍不在伍也○去之猶言除之也故解作殺之○凶年凡有兵戎疫癘之類皆是飢歲穀不熟曰飢也○溝壑溝長溝壑深谷

求牧與芻

有水者

牧牧地也蓋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孟刈草之草○大抵春夏則就牧地牧秋冬則須用刈草亦隨所若之便今之養牛羊者大抵不出此二端○凡養畜月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何不致其事而去

致推而還之也下章蛾畫致為臣而去註曰致還也

王之為都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只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不然均是邑也何此有廟而彼獨無廟耶○語類曰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發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幽沃入晉而其君之先廟則仍在曲沃

臣知五人焉○知識也

為王誦之

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可然下文須費辭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蓋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伸其牧民之志者寡人之罪也

○此則寡人之罪也即距心前云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所謂寡人之罪乎○陳氏曰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云云故鄭梭悦不

其言一本其旨

繹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繹而改之不得自專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國也

齊人曰所以為蛙黽則善矣

今按孟子謂蛙黽曰予之辭靈丘云云以言激只是激之諫反至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此乃蛙黽自行其志也如何是見得孟子為蛙黽也曰不必如此蓋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夫去就之律令然也孟子使黽言黽既言時便是自如此擬斷乃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餘法哉況孟子云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是謂尚不得言便當去耳亦未見蛙黽之去亦孟子之為之也

有官守者不得云云言則去

輔氏曰蛙黽有言責距心有官守○又曰蛙黽賢於距心以其能諫又能去○此時未嘗為卿於齊○進退即去就也進字對退字生

我無官守云云有餘裕哉

此孟子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便商量此一著乃非常法也

孟子為卿於齊

前章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下有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今此為卿於齊難說全是客卿又後章註曰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錄則是實為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富貴耳若

錄一作祿

全說是客卿則不居職任事況可使為我出吊乎召之且不往況實使之乎不必全說是客卿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為不受祿也故又曰仕而不受祿就仕上見得不全是客卿不受祿上見得不全是齊卿○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不可依俗說謂孟子為正卿驩攝以行為齊卿也齊還是齊國之齊齊卿猶曰漢使○南軒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其使於滕齊王特借孟子以為重○問既是賓師如何謂之使曰所以使王驩為輔也此孟子所以不辭行也

夫既或治之

大註有司不指王驩若是驩朱子何故又云有司且驩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惟南軒以為驩是各自為說非解有司以為驩也○大註有司字在何處尋來或曰在夫字非也在或字問當時出使既有副使矣又焉用有司途次何容得許多人曰今之出使外國有正使有副使副使之下又有許多名色人等皆所以辨使事者而二使皆只是總大綱挈要領而已此事古今大畧相同○當時驩王嬖臣也亦甚尊重豈於行事一一親理問當時設有司所未治孟子容得無言否曰自不至有不治孟子只是托言耳慶源之說太泥○夫既或治之言自有人理之了不必與驩言也朱子實是於或字生出有司字○輔氏曰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蓋有難以顯言者故托此以告之○公孫丑此章之問與論語子奚不為政之問畧同孟子孔子當時皆有以難顯言者皆是托詞以

告之但孟子之托托得切而閑孔子之托則近於遠矣只因施於有政一政字生出奚其爲爲政盖是因問得来不好答若丑只從言語上問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言當時心疑其太美欲請其說庶幾少損之以事急而止○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也不是虞平素以治棺爲業只是說嘗爲孟子董治作棺之事耳若說以治棺爲業則當下一盖字○董治董督也非自治也○使虞敦匠事爲句嚴字另作一句○不曰木棺也而曰木棺木也重在木字棺之美惡只在木之厚薄堅脆若制作無甚工否

非直爲觀美也云云使土親膚

虞盖以爲觀美○非直爲觀美言俗有但爲觀美之事者此却非也直字帶下讀先以非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破之乃接之云雖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使無財或法制所不得亦不得以自盡其心也下文又承之云所以得之爲有財而遂用之者正爲無使土親膚耳

不得不可以爲悅

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

得之爲有財

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法制所當得畢竟是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然上面自天子達於庶人只言聖人制禮棺槨皆令得致其厚者非爲觀美爲然後盡於人心也意蚤下来

垂一本乘

然後承之云惟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不得不可以為悅云
云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則又是一意上文然後盡於人心處
亦未得見此意出到此方云云蓋孝子仁人之用心正在此耳
天理當如是勢又得如是而或不如是則是為天下儉其親矣
○然後盡於人心得盡其心則悅矣下文則承之曰不得不可
以為悅云云然此意尚輕下文於心獨無恢乎乃可以為悅云
乎乃是此意此段尚重在得之為有財○不得不可以為悅一
段重在有財上孟上段自天子達於庶人已是法制得為了故
下段斷之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恢乎乃可以
為快也○一說不如上所說蓋充虞之疑其於無財一節固無
膚及矣惟疑其過制耳故孟子先引中古之通制以釋之曰云
云

其於無財一節亦無膚及矣却於下文反之曰不得云云無財
云既是得之為有財則可以求快其心矣無使土親膚即是
上文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豈有兩三重意哉不以天下儉其
親亦正所謂得之為有財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化者死者也生變而為死故曰化猶逝者○無使土親膚正是
堅厚久遠處○其所以以此為盡心以此為悅者其歸在於無
使土親膚而已
○一則曰然後盡於人心又一則曰為悅二則曰為悅又終之
曰於人心獨無恢乎蓋孟子於此只是要自盡其心而已豈有一
毫外慕之心哉信乎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喪死可以當

此五字重複

大事矣○且比化者一條不是別一段意即上文然後盡於人心也蓋得之為有財而遂用之者正謂無使土親膚耳尋常說者泥著且字遂為更端之語非矣且是發語辭其實一意相發故總結之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且曰吾聞之即此一語古語也安得知古語是為棺槨說耶或兼生事葬祭耳此物二字自虛不可指定棺槨就此章言則是送終之禮○天下猶言世上言無來由為世上惜此物而薄於吾親為何○愛其所不必愛而薄其所不當薄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初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有釁可乘齊人謀伐之時孟子在齊齊之君臣蓋有利人土地之心而又恐為賢者所不與沈同蓋齊臣中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子亦或齊王之陰使之也故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事○古人伐國不問仁人然也伐罪之師自古有之此沈同之所以果於問而又必稱以其私問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只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云云不得如對哀公之詳矣今沈同以其私問孟子只告以燕可伐而不及齊之所以伐燕當如何亦其理也若後來之事聖賢豈能灼於未然哉

何以異於是

於一作在

言子噲子之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而私相授受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或疑孟子之答沈同大畧似宜益以一二語若曰有天吏則可以伐之矣彼心不安若再問則併其所以告之如所謂湯征葛等語庶幾其言早達於王倘伐而勝之當無殺其父兄毀其宗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等語而亦不至以千里畏人矣其為猶可及止豈不尤為有力哉而乃不然致後來許多紛紜反受勸齊伐燕之誣事之不可預處也如此夫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不曰無之而曰未也何歟盖燕有可伐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湯武為侯伯決於所伐孟子當日目擊燕事胸中亦准擬其可興問罪之師矣但齊不能脩其內治使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固未可與議此也然孟子時久於齊所謂予日望之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者其心未嘗一日忘也使齊王稍能用其言而行仁政孟子固自勸之伐燕矣如伊尹之說湯伐夏救民周公之贊成王誅紂伐奄有何不可特惜乎當時燕齊兄弟之政而未有其機耳故曰未也而不曰無之○一說未也只是言未曾○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或者之問盖不以伐燕為然也○或疑此問者發於燕人畔之後盖有追咎之意曰未然也前之以齊人伐燕即繼之曰或問曰云云只是知其未然也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

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居予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勉以燕伐燕且尚在齊盖亦不得已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章

前諸侯將謀救燕則曰宣王曰此但言王曰疑是滑王也盖書時滑王未卒無謚可稱也耕也

知而使之云云是不智也

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之數曰不知也賈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不智哭

不以爲是知其將畔而使之

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過字要如此認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愛兄之心勝容有不料其有他而使之者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也故曰不亦宜乎明其不幸也

○蓋必求無過必須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矣然則孰與有過之爲愈乎蓋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也此等過真是聖人之不幸而已何可求免也

周公之過所以爲宜者此惟仁者能知之薄於骨肉者所不知也陳賈亦未必便深曉其所以爲宜處○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天然之言不假人爲噫甚矣聖賢之爲聖

賢不偶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

今之君子不必說指實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汎論而寓責實之意於不言之表聖賢是甚次第為見實特地撰出此議論於他面前講必有個來頭心是德窺度也故綴以此語其實未知其為王解燕人畔之慙也○其過也與及其更也相對皆就君子身上說故註曰更改也又曰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民皆見之民皆仰之亦全就君子身上說故論語曰過也民皆見之更也民皆仰之而此章亦曰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之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皆就君子言○更之則無損於明君子之明也○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句內即說有如日月之食而復其明者意謂上已有如日月之食了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云云○此是一節意

古之君子其過也云云

此又是一節意此與下文三句相反對見得不是為之辭所謂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者若為之辭則前無民皆見之後無民皆仰之

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重在為之辭一句豈徒順之承上文而帶過下意耳○又從為之辭為字是如字不可讀作去聲林氏註謂陳賈卻夫方且為之曲為辨說此為字是去聲亦是圈外註○責賈不能勉君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此意也要微微說○愚觀新安陳

氏註云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亦有
斟酌分曉孟子責陳賈意亦微微說當時賈不曾明說出云云
孟子亦安得顯然責之云云故君子字不可認作齊王又不可
認作陳賈愚意孟子之說虛虛依集註則君子是齊王
孟子致為臣而歸
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於君也○孟子始在齊為
實師後雖為卿而不受祿齊王猶以實師待之○其致為臣
還卿位也○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仕不過署其名而
實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常辭十萬之祿也故去
就得以自由
得侍同朝甚喜

本是孟子千里而見王今日得侍是言已得侍賢者也本是齊
王自喜今曰同朝甚喜見得同朝皆喜則王之喜又當何如亦
善為辭也○得侍王謙言得賢者同朝謂群臣也同是齊王朝
裏人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云云為我言之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當國之中授孟子以室廬使得便於居
處且其弟子自遠方來者數多自給為難吾將養其弟子以萬
鍾使吾國中諸大夫及國人皆有所矜式吾此意子盍為我言
於孟子庶幾其少留乎○此時齊王不曾要留孟子他日王謂
時子時王蓋以孟子尚在未去故云云歟尤為不知孟子○他
日謂時子曰愚每因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邂逅其去之意

○受室二字按二程文集第三冊卷之九定親書伊川所作也有曰順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但受字不同

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

因依托也此方是托陳子以告孟子下句方是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不然下一句是衍了○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因因而托之也因依傍也愚每因陳子徐子字面又疑非孟子自著蓋先師不稱弟子為子或托為他人記之而云歟○小註輔氏曰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高子以告亦弟子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為此而留耶且王之欲養弟子以萬鍾者豈以予為欲富乎如使予富云云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又前日不受卿祿亦是以當時諸侯只挾其勢祿在手以為足以輕重天下士也如是則待賢之心薄了安望其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故孟子早見而堅執不受其祿使齊王知其志不在溫飽耳故曰如使予欲富云云乎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饋而留則是不得於彼而又欲得於此其趣不足言矣季孫曰云云

使已為政不用

已叔疑也使之者誰使之使字猶云如也彼也與使其子弟之

使盖不同○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已矣之已止也集註云盖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可見二使字不同

人亦孰不欲富貴云云私龍斷焉

獨字與上句孰不字相反應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直指子叔疑也○龍斷罔龍之斷而高也斷其陟絶最高處○龍斷猶言絶頂故曰罔壟之斷而高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言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所謂云可賤者○問子叔疑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龍斷者是欲得於此而又兼得於彼如何以為同曰不得此又欲得彼者原其本心固是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而罔市利

註罔謂罔羅取之也言一罔將去猶俗云都包得去○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盖市所貿易或此處有穀粟而無魚塩則魚塩得利矣或此處有魚塩而無穀粟則穀粟得利矣或止利魚塩而不兼穀粟或止利穀粟而不兼魚塩猶未為龍斷也龍斷者登高望之盡得其所有無却以魚塩馳至無魚塩處而貨焉又以穀粟馳至無穀粟處而貨焉以至非他所利處皆然是為罔市而包括取之故使人賤之也然隆古之時尚以此為賤而今世則皆以此為當然而不復以為恠惟恐貨利之不充而已是又可以論世道矣○罔謂羅罔取之也有一罔括盡之意○龍斷市利是上古時人○此章當以程子之說

固是

每一本多

来斷他程子曰齊王所處孟子云云

○盖孟子之去齊者以道也而齊王之所以留者利也此齊王之所以終為不知孟子孟子之所以終不留於齊而其道之所以終不行齊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再是遲於出晝故致有欲為王留行其致為匡而歸不以明日而遂行故致王有萬鍾之留甚矣聖賢之心每有不得白於人者要之久而後明也然亦可見在常人不可不知避嫌矣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昔者魯繆公之所以能安於魯者以繆公常使人伺候道達誠意於其側故也云云

於一本言

○泄柳申詳其賢固非子思之比而繆公之尊之亦不敢望如子思之重但其義不苟容所以能安其身於魯者以其常有善類在於繆公之側維持而調護之也云云

○朱子曰非謂二子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有欲為王留行者章輔氏註大謬不知輔氏是何等人物耳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實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於此只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

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正為繆公是自使人於子思

之側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為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集註先後一字亦是為孟子周旋語意處不應隱几而卧雖說不是絕他了但是他先不是了○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則待我薄矣○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卧而不應不可謂不是絕

○但不承王命來留而特以已意來這便是無禮了你是何人敢持一匹夫之身掉三寸之舌欲為王留大賢之行以献媚於王哉盖小人也是故孟子絕之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

聖賢要做事業都有個準擬在胷中如孔子當時最準擬箇魯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來不合而去所以遲遲其行也孟子當日最準擬箇齊故曰王猶足用為善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當時亦遲遲於去齊○尹士譏孟子有三段一曰是不明也二曰是干澤也三乃曰是何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邪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既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為不足為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不識王之不可為湯武此句亦太刻然則孔子亦不免矣陳止齋仲尼不為已甚論說得好○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志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是求些小恩澤以自潤而已矣

士則茲不悅

言平日敬慕孟子只因此是有不足於孟子者○千里而見王

豈能輕於去哉不遇故去蓋有不宜不去者無乃三宿而後出晝是何儒滯也言其猶有戀慕不決之意也○非本欲如此也此本字正是後面本心之本○千里而見王直欲行吾願也不遇故去則違吾願矣豈能以遽去哉此孟子之意也○但曰是予所欲也則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祿可見矣故於上二讖不條析○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為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宣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王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言我之於王尚望其能改之也然王如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反之夫惟其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云云庶幾望之之辭○予雖然豈舍王哉以下至予日望之又是出晝之後之心如此至此尚猶未能舍王也愈見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王由足用為善

所謂為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為善處輔氏以此為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愛君澤民之餘意處此是出晝後心事○當時孟子既不遇於齊他國再難望了三宿而後出晝去梁決不然也故曰王猶足用為善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言毋謂三宿出晝為滯也吾猶以為急也今雖決去矣猶望王

改之而復来也正反尹士之意○予日望之仍又是王如改諸則必反予之意要見得

○未出晝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不然三宿之晝何為及出晝而猶自以為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云云予雖然豈舍王哉云云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又是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留之也於既去之日而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嗚呼聖賢是甚次第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之孟子今日一身之去就其関係何如也安能果於去齊哉當時列國之君舍齊宣無一可望者矣甚矣孟子之不能果於去齊也○但是聖賢生来便是要以斯道覺斯民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皆不容已之情也○惓惓之餘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欲也惓惓餘意必予不得已之後事○一說尹士只譏其三宿而後出晝其所謂濡滯者指其三宿之時言孟子則謂吾三宿而出晝在吾心猶自以為急何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予之所以顧望於齊王者如此乃指其方出晝之時言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以下云云又是既歸之後所望於齊王者如此其未衰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謂三宿時心事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謂吾出晝而不見王人之来追也其時心方決去耳雖然猶

有不舍王之心云云只是兩節此說似更安穩○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節是王猶足用為善處如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其為善乃是下文所謂率統為可繼也蓋隨他地位上說為善與尋常之人為善不盡同矣下篇又曰猶可以為善國亦此意也○尹士曰是何濡滯也而孟子曰不遇故去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藹然行道之本心愛君之餘意聖賢之情固如此宜乎卒使尹士自伏其過也○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得見耳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直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愚每吟誦此章恍乎孟子不豫之色猶在目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只是不得已之意要看箇情字○尹士視荷蕢接輿之徒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拗者蓋可與者也○尹士人品亦高前面所譏之詞亦好

○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評無以發孟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論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其人品為獨高也且問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責己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觀孟子所解尹士之言者只是一箇不忍之心而已凡聖賢出來無不欲擔荷世道正以其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有不宜自遏抑者如孟子此章行道濟時汲汲本心致君澤民惓惓餘意實一不忍人之心也其好辨章許多言語說他不得已處亦

以蝦為心之心字當作目

全是箇不忍之心而已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其叙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處何莫非自其一念不忍中來蓋聖賢生來合下便是民胞物與之心○水母無目以蝦為心天地無心以聖賢為心○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三宿而後出晝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輔氏以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亦為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不知此正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也

○此數言意儘盡矣再不用餘言矣乃又曰予豈若小丈夫云云者所以願學孔子而未到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由周而来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以其數則過矣

言王者不興則不得一有所為以立吾名世事業能無不豫乎

○此段似亦有負其所有之意不知朱子如何以為樂天○言其當不終窮也有藏器待時之意在孟子分上亦樂天之事樂天之誠此天字以理言與本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之天字不同○愚謂若云吾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猶足以傳之来世如此說尤見樂天耳今云如欲平治天下云云厥後天終不曾用以平治天下然則孟子終不免於不豫乎○樂天之誠似與顏子陋巷之樂稍不同且此天字又是從氣上說易大傳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天以理言○憂世之志憂以天下也若憂及一己之利害則不能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矣

孟子去齊居休

前面則說三宿出晝猶以為速且曰王猶足用為善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於丑之問則曰始見王則有去志又曰久於齊非我志何歟曰不汶汶於留而亦不悻悻而去此義自並行而不相悖故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亦未嘗狥利而忘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受齊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仲連乎○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所不得去者此處聖賢不避嫌賓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果欲去便去了豈為避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國既被兵難以請去據朱子是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是主於勢而言按孟子當時仕而不受祿終是賓師之意在與子思如伋去君誰與守者不同恐只是戒嚴之勢有不容直遂者蓋國既被兵則國門之外都是行不得者○一說孟子要去亦豈無機會但孟子之望於齊者終是惓惓前說未安○黃氏日抄曰孟子拳拳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因以垂訓萬世則皆齊王發之也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